

老残游记续集 清 刘鹗

老残游记续集 自序

人生如梦耳。人生果如梦乎？抑或蒙叟之寓言乎？吾不能知。趋而质诸蜉蝣子，蜉蝣子不能决。趋而质诸灵椿子，灵椿子亦不能决。还而叩之昭明。

昭明曰：“昨日之我如是，今日之我复如是。观我之室，一榻，一几，一席，一灯，一砚，一笔，一纸。昨日之榻、几、席、灯、砚、笔、纸若是，今日之榻、几、席、灯、砚、笔、纸仍若是。固明明有我，并有此一榻，一几，一席，一灯，一砚，一笔，一纸也。非若梦为鸟而厉乎天，觉则鸟与天俱失也；非若梦为鱼而没于渊，觉则鱼与渊俱无也。更何所谓厉与没哉？顾我之为我，实有其物，非若梦之为梦，实无其事也。”

然则人生如梦，固蒙叟之寓言也夫！吾不敢决，又以质诸杳冥。

杳冥曰：“子昨日何为者？”对曰：“晨起洒扫，午餐而夕寐，弹琴读书，晤对良朋，如是而已。”杳冥曰：“前月此日，子何为者？”吾略举以对。又问：“去年此月此日，子何为者？”强忆其略，遗忘过半矣。“十年前之此月此日，子何为者？”则茫茫然矣。推之“二十年前，三十年前，四五十年前，此月此日，子何为者？”缄口结舌无以应也。杳冥曰：“前此五十年之子，固已随风驰云卷、雷奔电激以去，可知后此五十年间之子，亦必应随风驰云卷、雷奔电激以去。”然则与前日之梦，昨日之梦，其人、其物，其事之同归于无者，又何以别乎？“前此五十年间之日月，既已渺不知其何之，今日之子，固俨然其犹存也。以俨然犹存之子，尚不能保前此五十年间之日月使之暂留；则后此五十年后之子，必且与物俱化，更不能保其日月之暂留，断断然矣。”

谓之如梦，蒙叟岂欺我哉？

夫梦之情境，虽已为幻为虚，不可复得，而叙述梦中情境之我，固俨然其犹在也。若百年后之我，且不知其归于何所，虽有此如梦之百年之情境，更无叙述此情境之我而叙述之矣。是以人生百年，比之于梦，犹觉百年更虚于梦也！呜呼！以此更虚于梦之百年，而必欲孜孜然，斤斤然，駸駸然，狺狺然，何为也哉？虽然前此五十年间之日月，固无法使之暂留，而其五十年间，可惊，可喜，可歌，可泣之事业，固历劫而不可以忘者也。

夫此如梦五十年间，可惊，可喜，可歌，可泣之事，既不能忘；而此五十年间之梦，亦未尝不有可惊，可喜，可歌，可泣之事，亦同此而不忘也。同此而不忘，世间于是乎有《老残游记续集》。

鸿都百炼生自序

续第一回 元机旅店传龙语 素壁丹青绘马鸣

话说老残在齐河县店中，遇着德慧生携眷回扬州去，他便雇了长车，结伴一同起身。当日清早，过了黄河，眷口用小轿搭过去，车马经从冰上扯过去。过了河不向东南往济南府那条路走，一直向正南奔垫台而行。到了午牌时分，已到垫台。打过了尖，晚间遂到泰安府南门外下了店。因德慧生的夫人要上泰山烧香，说明停车一日，故晚间各事自觉格外消停了。

却说德慧生名修福，原是个汉军旗人，祖上姓乐，就是那燕国大将乐毅的后人。在明朝万历末年，看着朝政日衰，知道难期振作，就搬到山海关外锦州府去住家。崇祯年间，随从太祖入关，大有功劳，就赏了他个汉军旗籍。从此一代一代的便把原姓收到荷包里去，单拿那名字上的第一字做了姓了。这德慧生的父亲，因做扬州府知府，在任上病故的，所以家眷就在扬州买了花园，盖一所中等房屋住了家。德慧生二十多岁上中进士，点了翰林院庶吉士，因书法不甚精，朝考散馆散了一个吏部主事，在京供职。当日在扬州与老残会过几面，彼此甚为投契；今日无意碰着，同住在一个店里，你想他们这朋友之乐，尽有不言而喻了。

老残问德慧生道：“你昨日说明年东北恐有兵事，是从那里看出来的？”慧生道：“我在一个朋友座中，见一张东三省舆地图，非常精细，连村庄地名俱有。至于山川险隘，尤为详尽。图末有‘陆军文库’四字。你想日本人练陆军，把东三省地图当作功课，其用心可想而知了！我把这话告知朝贵，谁想朝贵不但毫不惊慌，还要说：‘日本一个小国，他能怎样？’大敌当前，全无准备，取败之道，不待智者而决矣。况闻有人善望气者云：‘东北杀气甚重，恐非小小兵戈蠢动呢！’”老残点头会意。

慧生问道：“你昨日说的那青龙子，是个何等样人？”老残道：“听说是周耳先生的学生。这周耳先生号柱史，原是个隐君子，住在西岳华山里头人迹不到的地方。学生甚多。但是周耳先生不甚到人间来。凡学他的人，往往转相

传授，其中误会意旨的地方，不计其数。惟这青龙子等兄弟数人，是亲炙周耳先生的，所以与众不同。我曾经与黄龙子盘桓多日，故能得其梗概。”慧生道：“我也久闻他们的大名。据说决非寻常炼气士的蹊径，学问都极渊博的；也不拘拘专言道教，于儒教、佛教，亦都精通。但有一事，我不甚懂，以他们这种高人，何以取名又同江湖术士一样呢？既有了青龙子、黄龙子，一定又有白龙子、黑龙子、赤龙子了。这等道号实属讨厌。”

老残道：“你说得甚是，我也是这么想。当初曾经问过黄龙子，他说道：‘你说我名字俗，我也知道俗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雅？雅有什么好处？卢杞、秦桧名字并不俗；张献忠、李自成名字不但不俗，“献忠”二字可称纯臣，“自成”二字可配圣贤。然则可能因他名字好就算他是好人呢？老子《道德经》说：“世人皆有以，我独愚且鄙。”鄙还不俗吗？所以我辈大半愚鄙，不像你们名士，把个“俗”字当做毒药，把个“雅”字当做珍宝。推到极处，不过想借此讨人家的尊敬。要知这个念头，倒比我们的名字，实在俗得多呢。我们当日，原不是拿这个当名字用。因为我是己巳年生的，青龙子是乙巳年生的，赤龙子是丁巳年生的，当年朋友随便呼唤着顽儿，不知不觉日子久了，人家也这么呼唤。难道好不答应人家么？譬如你叫老残，有这么一个老年的残废人，有什么可贵？又有什么雅致处？只不过也是被人叫开，随便答应罢了。怕不是呼牛应牛，呼马应马的道理吗？’”德慧生道：“这话也实在说得有理。佛经说人不可以着相，我们总算着了雅相，是要输他一筹哩？”

慧生道：“人说他们有前知，你曾问过他没有？”老残道：“我也问过他的。他说叫做有也可，叫做没有也可。你看儒教说‘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’，是不错的。所以叫做有也可。若像起课先生，琐屑小事，言之凿凿，应验的原也不少，也是那只叫做术数小道，君子不屑言。邵尧夫人颇聪明，学问也极好，只是好说术数小道，所以就让朱晦庵越过去的远了。这叫做谓之没有也可。”

德慧生道：“你与黄龙子相处多日，曾问天堂地狱究竟有没有呢？还是佛经上造的谣言呢？”老残道：“我问过的。此事说来真正可笑了。那日我问他的时候，他说：‘我先问你，有人说你有个眼睛可以辨五色，耳朵可以辨五声，鼻能审气息，舌能别滋味，又有前后二阴，前阴可以撒溺，后阴可以放粪。此话确不确呢？’我说：‘这是三岁小孩子都知道的，何用问呢？’他说：‘然则你何以教瞎子能辨五色？你何以能教聋子能辨五声呢？’我说

：“‘寻可没有法子。’他就说：‘天堂地狱的道理，同此一样。天堂如耳目之效灵，地狱如二阴之出秽，皆是天生成自然之理，万无一毫疑惑的。只是人心为物欲所蔽，失其灵明，如聋盲之不辨声色，非其本性使然。若有虚心静气的人，自然也会看见的。只是你目下要我给个凭据与你，让你相信，譬如拿了一幅吴道子的画给瞎子看，要他深信真是吴道子画的，虽圣人也没这个本领。你若要想看见，只要虚心静气，日子久了，自然有看见的一天。’我又问：‘怎样便可以看见？’他说：‘我已对你讲过，只要虚心静气，总有看见的一天。你此刻着急，有什么法子呢？慢慢的等着罢。’”德慧生笑道：“等你看见的时候，务必告诉我。”老残也笑道：“恐怕未必有这一天。”

两人谈得高兴，不知不觉，已是三更时分。同说道：“明日还要起早，我们睡罢。”德慧生同夫人住的西上房，老残住的是东上房，与齐河县一样的格式。各自回房安息。

次日黎明，女眷先起梳头洗脸。雇了五肩山轿。泰安的轿子像个圈椅一样，就是没有四条腿。底下一块板子，用四根绳子吊着，当个脚踏子。短短的两根轿杠，杠头上拴一根挺厚挺宽的皮条，比那轿车上驾骡子的皮条稍为软和些。轿夫前后两名，后头的一名先趂到皮条底下，将轿子抬起一头来，人好坐上去，然后前头的一个轿夫再趂进皮条去，这轿子就抬起来了。当时两个女眷，一个老妈子，坐了三乘山轿前走。德慧生同老残坐了两乘山轿，后面跟着。

进了城，先到岳庙里烧香。庙里正殿九间，相传明朝盖的时候，同北京皇宫是一样的。德夫人带着环翠正殿上烧过了香，走着看看正殿四面墙上画的古画。因为殿深了，所以殿里的光，总不大十分够，墙上的画年代也很多，所以看不清楚。不过是些花里胡绍的人物便了。

小道士走过来，向德夫人：“请到西院里用茶；还有块温凉玉，是这庙里的镇山之宝，请过去看看。”德夫人说：“好。只是耽搁时候太多了，恐怕赶不回来。”环翠道：“听说上山四十五里地哩！来回九十里，现在天光又短，一霎就黑天，还是早点走罢！”

老残说：“依我看来，泰山是五岳之一，既然来到此地，索兴痛痛快快的逛一下子。今日上山，听说南天门里有个天街，两边都是香铺，总可以住人的。”小道士说：“香铺是有的，他们都预备干净被褥，上山的客人在那儿住的

多着呢。老爷太太们今儿尽可以不下山，明天回来，消停得多，还可以到日观峰去看出太阳。”德慧生道：“这也不错。我们今日竟拿定主意，不下山罢。”德夫人道：“使也使得。只是香铺子里被褥，什么人都盖，肮脏得了不得，怎么盖呢？若不下山，除非取自己行李去，我们又没有带家人来，叫谁去取呢？”老残道：“可以写个纸条儿，叫道士着个人送到店里，叫你的管家雇人送上山去，有何不可？”慧生道：“可以不必。横竖我们都有皮斗篷在小轿上，到了夜里披着皮斗篷，歪一歪就算了。谁还当真睡吗？”德夫人道：“这也使得。只是我瞧铁二叔他们二位，都没有皮斗篷，便怎么好？”老残笑道：“这可多虑了！我们走江湖的人，比不得你们做官的，我们那儿都可以混。不要说他山上有被褥，就是没被褥，我们也混得过去。”慧生说：“好，好！我们就去看温凉玉去罢。”

说着就随了小道士走到西院，老道士迎接出来，深深施了一礼，各人回了一礼。走进堂屋，看见收拾得甚为干净。道士端出茶盒，无非是桂圆、栗子、玉带糕之类。大家吃了茶，要看温凉玉。道士引到里间，一个半桌上放着，还有个锦幅子盖着，道士将锦幅揭开，原来是一块青玉，有三尺多长，六七寸宽，一寸多厚，上半截深青，下半截淡青。道士说：“您用手摸摸看，上半多冻紮手，下半截一点不凉，仿佛有点温温的似的，上古传下来是我们小庙里镇山之宝。”德夫同环翠都摸了，诧异的很，老残笑道：“这个温凉玉，我也会做。”大家都怪问道：怎么？这是做出来假的吗？”老残道：“假却不假，只是块带半璞的玉，上半截是玉，所以甚凉；下半截是璞，所以不凉。”德慧生连连点头说：“不错，不错。”

稍坐了一刻，给了道人的香钱，道士道了谢，又引到东院去看汉柏。有几棵两人合抱的大柏树，状貌甚是奇古，旁边有块小小石碣，上刻“汉柏”两个大字。诸人看过走回正殿，前面二门里边山轿俱已在此伺候。

老残忽抬头，看见西廊有块破石片嵌在壁上，心知必是一个古碣，问那道士说：“西廊下那块破石片是什么古碑？”道士回说：“就是秦碣，俗名唤做‘泰山十字’。此地有拓片卖，老爷们要不要？”慧生道：“早已有过的了。”老残笑道：“我还有廿九字呢！”道士说：“那可就宝贵的了不得了。”

说着，各人上了轿，看看搭连里的表已经十点过了。轿子抬着出了北门，斜插着向西北走；不到半里多路，道旁有大石碑一块立着，刻了六个大字

：“孔子登泰山处。”慧生指与老残看，彼此相视而笑。此地已是泰山跟脚，从此便一步一步的向上行了。

老残在轿子上，看泰安城西南上有一座圆陀陀的山，山上有个大庙，四面树木甚多，知道必是个有名的所在。便问轿夫道：“你瞧城西南那个有庙的山，你总知道叫什么名字罢？”轿夫回道：“那叫蒿里山，山上是阎罗王庙，山下有金桥、银桥、奈河桥，人死了都要走这里过的，所以人活着的时候多烧几回香，死后占大便宜呢！”老残诙谐道：“多烧几回香，譬如多请几回客，阎王爷也是人做的，难道不讲交情吗？”轿夫道：“你老真明白，说的一点不错。”

这时已到真山脚，路渐湾曲，两边都是山了。走有点把钟的时候，到了一座庙宇，轿子在门口歇下。轿夫说：“此地是斗姥宫，里边全是姑子，太太们在这里吃饭很便当的。但凡上等客官，上山都是在这庙里吃饭。”德夫人说：“既是姑子庙，我们就在这里歇歇罢。”又问轿夫：“前面没有卖饭的店吗？”轿夫说：“老爷太太们都是在这里吃，前面有饭篷子，只卖大饼咸菜，没有别的，也没地方坐，都是蹲着吃，那是俺们吃饭的地方。”慧生说：“也好，我们且进去再说。”

走进客堂，地方却极干净。有两个老姑子接出来，一个约五六十岁，一个四十多岁。大家坐下谈了几句，老姑子问：“太太们还没有用过饭罢？”德夫人说：“是的。一清早出来的，还没吃饭呢。”老姑子说：“我们小庙里粗饭是常预备的，但不知太太们上山烧香，是用荤菜是素菜？”德夫人道：“我们吃素吃荤，到也不拘，只是他们爷们家恐怕素吃不来，还是吃荤罢。可别多备，吃不完可惜了。”老姑子说：“荒山小庙，要多也备不出来。”又问：“太太们同老爷们是一桌吃两桌吃呢？”德夫人道：“都是自家爷们，一桌吃罢，可得劳驾快点。”老姑子问：“您今儿还下山吗？恐来不及哩！”德夫人说：“虽不下山，恐赶不上山可不好。”老姑子道：“不要紧的，一霎就到山顶了。”

当这说话之时，那四十多岁的姑子，早已走开，此刻才回，向那老姑子耳边咕咕了一阵，老姑子又向四十多岁姑子耳边咕咕了几句，老姑子回头便向德夫人道：“请南院里坐罢。”便叫四十多岁的姑子前边引道，大家让德夫人同环翠先行，德慧生随后，老残打末。

出了客堂的后门，向南拐湾，过了一个小穿堂，便到了南院。这院子朝南五间北屋甚大，朝北却是六间小南屋，穿堂东边三间，西边两间。那姑子引着德夫人出了穿堂，下了台阶，望东走到三间北屋跟前，看那北屋中间是六扇窗格，安了一个风门，悬着大红呢的夹板棉门帘。两边两间，却是砖砌的窗台，台上一块大玻璃，掩着素绢书画玻璃挡子，玻璃上面系两扇纸窗，冰片梅的格子眼儿。当中三层台阶，那姑子抢上那台阶，把板帘掀起，让德夫人及诸人进内。

走进堂门，见是个两明一暗的房子，东边两间敞着，正中设了一个小圆桌，退光漆漆得灼亮。围着圆桌六把海梅八行书小椅子，正中靠墙设了一个窄窄的佛柜，佛柜上正中供了一尊观音像。走近佛柜细看，原来是尊康熙五彩御窑鱼篮观音，十分精致。观音的面貌，又美丽，又庄严，约有一尺五六寸高。龕子前面放了一个宣德年制的香炉，光彩夺目，从金子里透出朱砂斑来。龕子上面墙上挂了六幅小屏，是陈章侯画的马鸣、龙树等六尊佛像。佛柜两头放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经卷。再望东看，正东是一个月洞大玻璃窗，正中一块玻璃，足足有四尺见方。四面也是冰片梅格子眼儿，糊着高丽白纸。月洞窗下放了一张古红木小方桌，桌子左右两张小椅子，椅子两旁却是一对多宝橱，陈设各样古玩。圆洞窗两旁挂了一副对联，写的是：

靓妆艳比莲花色；

云幕香生贝叶经。

上款题“靓云道友法鉴”，下款写“三山行脚僧醉笔”。屋中收拾得十分干净。再看那玻璃窗外，正是一个山涧，涧里的水花喇花喇价流，带着些乱冰，玎玲榼琅价响，煞是好听。又见对面那山坡上一片松树，碧绿碧绿，衬着树根下的积雪，比银子还要白些，真是好看。

德夫人一面看，一面赞叹，回头笑向德慧生道：“我不同你回扬州了，我就在这儿做姑子罢，好不好？”慧生道：“很好，可是此地的姑子是做不得的。”德夫人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慧生道：“稍停一会，你就知道了。”老残说道：“您别贪看景致，您闻闻这屋里的香，恐怕你们旗门子里虽阔，这香倒未必有呢”德夫人当真用鼻子细细价嗅了会子，说：“真是奇怪，又不是芸香、

麝香，又不是檀香、降香、安息香，怎么这们好闻呢？”只见那两个老姑子上前，打了一个稽首说：“老爷太太们请坐，恕老僧不陪，叫他们孩子们过来伺候罢。”德夫人连称：“请便，请便。”

老姑子出去后，德夫人道：“这种好地方给这姑子住，实在可惜！”老残道：“老姑子去了，小姑子就来的，但不知可是靚云来？如果他来，可妙极了！这人名声很大，我也没见过，很想见见。倘若沾大嫂的光，今儿得见靚云，我也算得有福了。”未知来者可是靚云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续第二回 宋公子蹂躪优昙花 德夫人怜惜灵芝草

话说老残把个靚云说得甚为郑重，不由德夫人听得诧异，连环翠也听得傻了，说道：“这屋子想必就是靚云的罢？”老残道：“可不是呢，你不见那对子上落的款吗？”环翠把脸一红，说：“我要认得对子上的款，敢是好了！”老残道：“你看这屋子好不好呢？”环翠道：“这屋子要让我住一天，死也甘心。”老残道：“这个容易，今儿我们大家上山，你不要去，让你在这儿住一夜。明天山上下来再把你捎回店去，你不算住了一天吗？”大家听了都呵呵大笑。德夫人说：“这地不要说他羡慕，连我都舍不得去哩！”

说着，只见门帘开处，进来了两个人，一色打扮：穿着二蓝摹本缎羊皮袍子，玄色摹本皮坎肩，剃了小半个头，梳作一个大辫子，搽粉点胭脂，穿的是挖云子镶鞋。进门却不打稽首，对着各人请了一个双安。看那个大些的，约有三十岁光景；二的有二十岁光景。大的长长鸭蛋脸儿，模样倒还不坏，就是脸上粉重些，大约有点烟色，要借这粉盖下去的意思；二的团团面孔，淡施脂粉，却一脸的秀气，眼睛也还有神。各人还礼已毕，让他们坐下，大家心中看去：大约第二个是靚云，因为觉得他是靚云，便就越看越好看起来了。

只见大的问慧生道：“这位老爷贵姓是德罢？您是到那里上任去吗？”慧生道：“我是送家眷回扬州，路过此地上山烧香，不是上任的官。”他又问老残道：“您是到那儿上任，还是有差使？”老残道：“我一不上任，二不当差，也是送家眷回扬州。”只见那二的说道：“您二位府上都是扬州吗？”慧生道：“都不是扬州人，都在扬州住家。”二的又道：“扬州是好地方，六朝金粉，自古繁华。不知道隋堤杨柳现在还有没有？”老残道：“早没有了！世间那有一千几百年的柳树吗？”二的又道：“原是这个道理，不过我们山东人性拙，古人留下来的名迹都要点缀，如果隋堤在我们山东，一定有人补种些杨柳，算一个风景。譬如这泰山上的五大夫松，难道当真是秦始皇封的那五棵松吗

？不过既有这个名迹，总得种五棵松在那地方，好让那游玩的人看了，也可助点诗兴；乡下人看了，也多知道一件故事。”

大家听得此话，都吃了一惊。老残也自悔失言，心中暗想看此吐属，一定是靚云无疑了。又听他问道：“扬州本是名士的聚处，像那‘八怪’的人物，现在总还有罢？”慧生道：“前几年还有几个，如词章家的何莲舫，书画家的吴让之，都还下得去，近来可就一扫光了！”慧生又道：“请教法号，想必就是靚云罢？”只见他答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靚云下乡去了，我叫逸云。”指那大的道：“他叫青云。”老残插口问道：“靚云为什么下乡？几时来？”逸云道：“没有日子来。不但靚云师弟不能来，恐怕连我这样的乏人，只好下乡去哩！”老残忙问：“到底什么缘故？请你何妨直说呢。”只见逸云眼圈儿一红，停了一停说：“这是我们的丑事，不便说，求老爷们不用问罢！”

当时只见外边来了两个人，一个安了六双杯箸，一个人托着盘子，取出八个菜碟，两把酒壶，放在桌上。青云立起身来说：“太太老爷们请坐罢。”德慧生道：“怎样坐呢？”德夫人道：“你们二位坐东边，我们姐儿俩坐西边，我们对着这月洞窗儿，好看景致。下面两个坐位，自然是他们俩的主位了。”说完大家依次坐下，青云持壶斟了一遍酒。逸云道：“天气寒，您多用一杯罢，越往上走越冷哩！”德夫人说：“是的，当真我们喝一杯罢。”

大家举杯替二云道了谢，随便喝了两杯。德夫人惦记靚云，向逸云道：“您才说靚云为什么下乡？咱娘儿们说说不要紧的。”逸云叹口气道：“您别笑话！我们这个庙是从前明就有的，历年以来都是这样。您看我们这样打扮，并不是像那倚门卖笑的娼妓，当初原为接待上山烧香的上客：或是官，或是绅，大概全是读书的人居多，所以我们从小全得读书，读到半通就念经典，做功课，有官绅来陪着讲讲话，不讨人嫌。又因为尼姑的装束颇犯人的忌讳，若是上任，或有甚喜事，大概俗说看见尼姑不吉祥，所以我们三十岁以前全是这个装束，一过三十就全剃了头了。虽说一样的陪客，饮酒行令；间或有喜欢风流的客，随便诙谐两句，也未尝不可对答。倘若停眠整宿的事情，却说是犯着祖上的清规，不敢妄为的。”德夫人道：“然则你们这庙里人，个个都是处女身体到老的吗？”逸云道：“也不尽然，老子说的好：‘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。’若是过路的客官，自然没有相干的了。若本地绅衿，常来起坐的，既能夹以诙谐，这其中就难说了！男女相爱，本是人情之正，被情丝系缚，也是有的。但其中十个人里，一定总有一两个守身如玉，始终不移的。”

德夫人道：“您说的也是，但是靚云究竟为什么下乡呢？”逸云又叹一口气道：“近来风气可大不然了，倒是做买卖的生意人还顾点体面；若官幕两途，牛鬼蛇神，无所不有，比那下等还要粗暴些！俺这靚云师弟，今年才十五岁，模样长得本好，人也聪明，有说有笑，过往客官，没有不喜欢他的。他又好修饰，您瞧他这屋子，就可略见一斑了。前日，这里泰安县宋大老爷的少爷，带着两位师爷来这里吃饭，也是庙里常有的事。谁知他同靚云闹的很不像话，靚云起初为他是本县少爷，不敢得罪，只好忍耐着；到后来，万分难忍，就逃到北院去了。这少爷可就发了脾气，大声嚷道：‘今儿晚上如果靚云不来陪我睡觉，明天一定来封庙门。’老师父没了法了，把两师爷请出去，再三央求，每人送了他二十两银子，才算免了那一晚上的难星。昨儿下午，那个张师爷好意，特来送信说：‘你们不要执意，若不教靚云陪少爷睡，庙门一定要封的。’昨日我们劝了一晚上，他决不肯依，你们想想看罢，老师父听了没有办法想，哭了一夜，说：‘不想几百年的庙，在我手里断送掉了！’今天早起才把靚云送下乡去，我明早也要走了。只留青云、素云、紫云三位师兄在此等候封门。”

说完，德夫人气的摇头，对慧生道：“怎么外官这么利害！咱们在京里看御史们的折子，总觉言过其实，若像这样，还有天日吗？”慧生本已气得脸上发白，说：“宋次安还是我乡榜同年呢！怎么没家教到这步田地！”这时外间又端进两个小碗来，慧生说：“我不吃了。”向逸云要了笔砚同信纸，说：“我先写封信去，明天当面见他，再为详说。”

当时逸云在佛柜抽屉内取出纸笔，慧生写过，说：“叫人立刻送去。我们明天下山，还在你这里吃饭。”重新入座。德夫人问：“信上怎样写法？”慧生道：“我只说今日在斗姥宫，风闻因得罪世兄，明日定来封门。弟明日下山，仍须借此地一饭，因偕同女眷，他处不便。请缓封一日，俟弟与阁下面谈后，再封何如？鹄候玉音。”逸云听了，笑吟吟的提了酒壶满斟了一遍酒，摘了青云袖子一下，起身离座，对德公夫妇请了两个双安，说：“替斗姥娘娘谢您的恩惠。”青云也跟着请了两个双安。德夫人慌忙道：“说那儿话呢，还不定有用没有用呢。”

二人坐下，青云楞着个脸说道：“这信要不着劲，恐怕他更要封的快了。”逸云道：“傻小子，他敢得罪京官吗？你知道像我们这种出家人，要算下贱

到极处的，可知那娼妓比我们还要下贱，可知那州县老爷们比娼妓还要下贱！遇见驯良百姓，他治死了还要抽筋剥皮，挫骨扬灰，遇见有权势的人，他装王八给人家踹在脚底下，还要昂起头来叫两声，说我唱个曲子您听听罢。他怕京官老爷们写信给御史参他。你瞧着罢！明天我们这庙门口，又该挂一条彩绸、两个宫灯哩！”大家多忍不住的笑了。

说着，小碗大碗俱已上齐，催着拿饭吃了好上山。霎时饭已吃毕，二云退出，顷刻青云捧了小妆台进来，让德夫人等匀粉。老姑子亦来道谢，为写信到县的事。德慧生问：“山轿齐备了没有？”青云说：“齐备了。”于是大家仍从穿堂出去，过客堂，到大门，看轿夫俱已上好了板；又见有人挑了一肩行李。轿夫代说是客店里家人接着信，叫送来的。慧生道：“你跟着轿子走罢。”老姑子率领了青云、紫云、素云三个小姑子，送到山门外边，等轿子走出，打了稽首送行，口称：“明天请早点下山。”轿子次序仍然是德夫人第一，环翠第二，慧生第三，老残第四。

出了山门，向北而行，地甚平坦，约数十步始有石级数层而已。行不甚远，老残在后，一少年穿库灰搭连，布棉袍，青布坎肩，头上戴了一顶新褐色毡帽，一个大辫子，漆黑漆黑拖在后边，辫穗子有一尺长，却同环翠的轿子并行。后面虽看不见面貌，那个雪白的颈项，却是很显豁的。老残心里诧异，山路上那有这种人？留心再看，不但与环翠轿子并行，并且在那与环翠谈心。山轿本来离地甚近，走路的人比坐轿子的人，不过低一头的景，所以走着说话甚为便当。又见那少年指手画脚，一面指，一面说，又见环翠在轿子上也用手指着，向那少年说话，仿佛像同他很熟似的。心中正在不解什么缘故，忽见前面德夫人也回头用手向东指着，对那少年说话；又见那少年赶走了几步，到德夫人轿子跟前说了两句，见那轿子就渐渐走得慢了。老残正在纳闷，想不出这个少年是个何人，见前面轿子已停，后面轿子也一齐放下。

慧生、老残下轿，走上前去，见德夫人早已下轿，手挽着那少年，朝东望着说话呢。老残走到跟前，把那少年一看，不觉大笑，说道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是你哟！你怎儿不坐轿子，走了来吗？快回去罢。”环翠道：“他师父说，教他一直送我们上山呢。”老残道：“那可使不得，几十里地，跑得了吗？”只见逸云说道：“俺们乡下人，没有别的能耐，跑路是会的。这山上别说两天一个来回，就一天两个来回也累不着。”

德夫人向慧生、老残道：“您见那山涧里一片红吗？刚才听逸云师兄说，那就是经石峪，在一块大磐石上，北齐人刻的一部《金刚经》。我们下去瞧瞧好不好？”慧生说：“<口耶>！”逸云说：“下去不好走，您走不惯，不如上这块大石头上，就都看见了。”大家都走上那路东一块大石上去，果然一行一行的字，都看得清清楚楚，连那“我相人相众生相”等字，都看得出来。德夫人问：“这经全吗？”逸云说：“本来是全的，历年被山水冲坏的不少，现在存的不过九百多字了。”德夫人又问道：“那北边有个亭子干什么的？”逸云说：“那叫晾经亭，仿佛说这一部经晾在这石头上似的。”

说罢各人重复上轿，再往前行，不久到了柏树洞。两边都是古柏交柯，不见天日。这柏树洞有五里长，再前是水流云在桥了。桥上是一条大瀑布冲下来，从桥下下山去。逸云对众人说：“若在夏天大雨之后，这水却不从桥下过，水从山上下来力量过大，径射到桥外去；人从桥上走，就是从瀑布底下钻过去，这也是一有趣的奇景。”

说完，又往前行，见面前有“回马岭”三个字，山从此就险峻起来了。再前，过二天门，过五大夫松，过百丈崖，到十八盘。在十八盘下，仰看南天门，就如直上直下似的，又像从天上挂下一架石梯子似的。大家看了都有些害怕，轿夫到此也都要吃袋烟歇歇脚力。环翠向德夫人道：“太太您怕不怕？”德夫人道：“怎么不呢？您瞧那南天门的门楼子，看着像一尺多高，你想这够多么远，都是直上直下的路。倘若轿夫脚底下一滑，我们就成了肉酱了？想做了肉饼子都不成。”逸云笑道：“不怕的，有娘娘保佑，这里自古没闹过乱子，您放心罢。您不信，我走给您瞧。”说着放开步，如飞似的去了。走得一半，只见逸云不过有个三四岁小孩子大，看他转过身来，面朝下看，两只手乱招。德夫人大声喊道：“小心着，别栽下来！”那里听得见呢？看他转身，又望上去了。这里轿夫脚力已足，说：“太太们请上轿罢。”德夫人袖中取出块花绢子，来对环翠道：“我教你个好法子，你拿手绢子把眼掩上，死活存亡，听天由命去罢。”环翠说：“只好这样。”当真也取块帕子将眼遮上，听他去了。

顷刻工夫已到南天门里，听见逸云喊道：“德太太，到了平地啦，您把手帕子去了罢！”德夫人等惊魂未定，并未听见，直至到了元宝店门口停了轿。逸云来搀德夫人，替他把绢子除下。德夫人方立起身来，定了定神，见两头都是平地，同街道一样，方敢挪步。老残也替环翠把绢子除下，环翠回了一口气

说：“我没摔下去罢！”老残说：“你要摔下去早死了！还会说话吗？”两人笑了笑，同进店去。原来逸云先到此地，分付店家将后房打扫干净，他复往南天门等候轿子，所以德夫人来时，诸事俱已齐备。这元宝店外面三间临街，有柜台发卖香烛元宝等件，里边三间专备香客住宿的。

各人进到里间，先在堂屋坐下，店家婆送水来洗了脸。天时尚早，一角斜阳，还未沉山。坐了片刻，挑行李的也到了。逸云叫挑夫搬进堂屋内，说：“你去罢。”逸云问：“怎样铺法？”老残说：“我同慧哥两人住一间，他们三人住一间，何如？”慧生说：“甚好。”就把老残的行李放在东边，慧生的放在西边。逸云将东边行李送过去，就来拿西边行李。环翠说“我来罢，不敢劳您驾。”其时逸云已将行李提到西房打开，环翠帮着搬铺盖。德夫人说：“怎好要你们动手，我来罢。”其实已经铺陈好了。那边一付，老残等两人亦布置停妥。逸云赶过来，说道：“我可误了差使了，怎么您已经归置好了吗？”慧生说：“不敢当，你请坐一会歇歇好不好？”逸云说声：“不累，歇什么！”又往西房去了。慧生对老残说：“你看逸云何如？”老残说：“实在好。我又是喜爱，又是佩服，倘若在我们家左近，我必得结交这个好友。”慧生说：“谁不是这么想呢？”

慢提慧生、老残这边议论。却说德夫人在庙里就契重逸云，及至一路同行，到了一个古迹，说一个古迹，看他又风雅，又泼辣，心里想：“世间那里有这样好的一个文武双全的女人？若把他弄来做个帮手，白日料理家务，晚上灯下谈禅；他若肯嫁慧生，我就不要他认嫡庶，姊妹称呼我也是甘心的。”自从打了这个念头，越发留心去看逸云，见他肤如凝脂，领如蝤蛴，笑起来一双眼又秀又媚，却是不笑起来又冷若冰霜。趁逸云不在眼前时，把这意思向环翠商量。环翠喜的直蹦说：“您好歹成就这件事罢，我替您磕一个头谢谢您。”德夫人笑道：“你比我还着急吗？且等今晚试试他的口气，他若肯了，不怕他师父不肯。”究竟慧生姻缘能否成就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续第三回 阳偶阴奇参大道 男欢女悦证初禅

却说德夫人因爱惜逸云，有收做个偏房的意思，与环翠商量。那知环翠看见逸云，比那宋少爷想靚云还要热上几分。正算计明天分手，不知何时方能再见，忽听德夫人这番话，以为如此便可以常常相见，所以欢喜的了不得，几乎真要磕下头去，被德夫人说要试试口气，意在不知逸云肯是不肯，心想倒也不错，不觉又冷了一段。说时，看逸云带着店家婆子摆桌子，搬椅子，安杯箸，忙了个够，又帮着摆碟子。摆好，斟上酒说：“请太太们老爷们坐罢，今儿

一天乏了，早点吃饭，早点安歇。”大家走出来说：“山顶上那来这些碟子？”逸云笑说：“不中吃，是俺师父送来的。”德夫人说：“这可太费事了。”

闲话休提，晚饭之后，各人归房。逸云少坐一刻，说：“二位太太早点安置，我失陪了。”德夫人说：“你上那儿去？不是咱三人一屋子睡吗？”逸云说：“我有地方睡，您放心罢。这家元宝店，就是婆媳两个，很大的炕，我同他们婆媳一块儿睡，舒服着呢。”德夫人说：“不好，我要同你讲话呢。这里炕也很大，你怕我们三个同睡不暖和，你就抱副铺子里预备香客的铺盖，来这儿睡罢。你不在这儿，我害怕，我不敢睡。”环翠也说：“你若不来，就是恶嫌咱娘儿们，你快点来罢。”逸云想了想，笑道：“不嫌脏，我就来。我有自己带来的铺盖，我去取来。”

说着，便走出去，取进一个小包袱来，有尺半长，五六寸宽，三四寸高。环翠急忙打开一看，不过一条薄羊毛毯子，一个活脚竹枕而已。看官，怎样叫活脚竹枕？乃是一片大毛竹，两头安两片短毛竹，有枢轴，支起来像个小几，放下来只是两片毛竹，不占地方：北方人行路常用的，取其便当。且说德夫人看了说：“暖呀！这不冷吗？”逸云道：“不要他也不冷，不过睡觉不盖点不像个样子；况且这炕在墙后头烧着火呢，一点也不冷。”德夫人取表一看，说：“才九点钟还不曾到，早的很呢。你要不困，我们随便胡说乱道好不好呢？”逸云道：“即便一宿不睡，我也不困，谈谈最好。”德夫人叫环翠：“劳驾您把门关上，咱们三人上炕谈心去，这底下坐着怪冷的。”

说着三人关门上炕，炕上有个小炕几儿，德夫人同环翠对面坐，拉逸云同自己并排坐，小小声音问道：“这儿说话，他们爷儿们听不着，咱们胡说行不行？”逸云道：“有什么不行的？您爱怎么说都行。”德夫人道：“你别怪我，我看青云、紫云他们姐妹三，同你不一样，大约他们都常留客罢？”逸云说：“留客是有的，也不能常留。究竟庙里比不得住家，总有点忌讳。”德夫人又问：“我瞧您没有留过客，是罢？”逸云笑说：“您何以见得我没有留过客呢？”德夫人说：“我那么想，然则你留过客吗？”逸云道：“却真没留过客。”德夫人说：“你见了标致的爷们，你爱不爱呢？”逸云说：“那有不爱的呢！”德夫人说：“既爱怎么不同他亲近呢？”逸云笑吟吟的说道：“这话说起来很长。您想一个女孩儿家长到十六七岁的时候，什么都知道了，又在我们这个庙里，当的是应酬客人的差使。若是疤麻歪嘴呢，自不必说；但是有一二

分姿色，搽粉抹胭脂，穿两件新衣裳，客人见了自然人人喜欢，少不得甜言蜜语的灌两句。我们也少不得对人家瞧瞧，朝人家笑笑，人家就说我们飞眼传情了，少不得更亲近点。这时候您想，倘若是个平常人倒也没啥，倘若是个品貌又好，言语又有情意的人，你一句我一句，自然而然的那个心就到了这人身上了。可是咱们究竟是女孩儿家，一半是害羞，一半是害怕，断不能像那天津人的话，‘三言两语成夫妻’，毕竟得避忌点儿。

“记得那年有个任三爷，一见就投缘，两三面后别提多好。那天晚上睡了觉，这可就胡思乱想开了。初起想这个人跟我怎么这么好，就起了个感激他的心，不能不同他亲近；再想他那模样，越想越好看；再想他那言谈，越想越有味。闭上眼就看见他，睁开眼还是想着他，这就着上了魔，这夜觉可就别想睡得好了！到了四五更的时候，脸上跟火烧的一样，飞热起来。用个镜子照照，真是面如桃花。那个样子，别说爷们看了要动心，连我自己看了都动心。那双眼珠子，不知为了什么，就像有水泡似的，拿个手绢擦擦，也真有点湿漉漉的。奇怪！到天明，头也昏了，眼也涩了，勉强睡一霎儿。刚睡不大工夫，听见有人说话，一骨碌就坐起来了。心里说：‘是我那三爷来了罢？’再定神听听，原来是打粗的火工清晨扫地呢。歪下头去再睡，这一觉可就到了晌午了。等到起来，除了这个人没第二件事听见，人说什么马褂子颜色好，花样新鲜，冒冒失失的就问：‘可是说三爷的那件马褂不是？’被人家瞅一眼笑两笑，自己也觉得失言，臊得脸通红的。停不多大会儿，听人家说，谁家兄弟中了举了。又冒失问：‘是三爷家的五爷不是？’被人家说：‘你敢是迷了罢。’又臊得跑开去。等到三爷当真来了，就同看见自己的魂灵似的，那一亲热，就不用问了。可是闺女家头一回的大事，那儿那么容易呢？自己固然不能启口，人家也不敢轻易启口，不过干亲热亲热罢哩！”

“到了几天后，这魔着的更深了，夜夜算计，不知几时可以同他亲近。又想他要住下这一夜，有多少话都说得了；又想在爹妈跟前说不得的话，对他都可以说得。想到这里，不知道有多欢喜。后来又想：我要他替我做什么衣裳；我要他替我做什么帐幔子；我要他替我做什么被褥；我要他买什么木器；我要问师父要那南院里那三间北屋，这屋子我要他怎么收拾，各式长桌、方桌，上头要他替我办什么摆饰，当中桌上、旁边墙上要他替我办坐钟、挂钟；我大襟上要他替我买个小金表；我们虽不用首饰，这手胳膊上实金镯子是一定要的，万不能少；甚至妆台、粉盒，没有一样不曾想到。这一夜又睡不着了。又想知道他能照我这样办不能？又想任三爷昨日亲口对我说‘我真爱你，爱极了’

。倘若能成就咱俩人好事，我就破了家，我也情愿；我就送了命，我也愿意。古人说得好：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只是不知你心里有我没有？’我当时怪臊的，只说了一句：‘我心同你心一样。’我此刻想来要他买这些物件，他一定肯的。又想我一件衣服，穿久了怪腻的，我要大毛做两套，是什么颜色，什么材料；中毛要两套；小毛要两套；棉、夹、单、纱要多少套，颜色花纹不要有犯重的。想到这时候，仿佛这无限若千的事物，都已经到我手里似的。又想正月香市，初一我穿什么衣裳，十五我穿什么衣裳；二月二龙抬头，我穿什么衣裳；清明我穿什么衣裳；四月初八佛爷生日，各庙香火都盛，我应该穿什么衣裳；五月节，七月半，八月中秋，九月重阳，十月朝，十一月冬至，十二月腊，我穿什么衣裳；某处大会，我得去看，怎么打扮；某处小会，我也得去，又应该怎样打扮。青云、紫云他们没有这些好装饰，多寒蠢，我多威武。又想我师父从七八岁抚养我这么大，我该做件什么衣服酬谢他；我乡下父母我该买什么东西叫他二老欢喜欢喜，他必叫着我的名儿说：‘大妞儿，你今儿怎么穿得这么花绍？真好看煞人！’又想二姨娘、大姑姑，我也得买点啥送他，还没有盘算得完，那四面的鸡子，胶胶角角，叫个不住。我心里说这鸡真正浑蛋，天还早着呢！再抬头看，窗户上已经白洋洋的了，这算我顶得意的一夜。

“过了一天，任三爷又到庙里来啦，我抽了个空儿，把三爷扯到一个小屋子里，我说：‘咱俩说两句话。’到了那屋子里，我同三爷并肩坐在炕沿上我说：‘三爷我对你说……’这句才吐出口，我想那有这么不害臊的人呢？人家没有露口气，咱们女孩儿家倒先开口了。这一想把我臊的真没有地洞好钻下去，那脸登时飞红，拔开腿就往外跑。三爷一见，心里也就明白一大半了，上前一把把我抓过来望怀里一抱，说：‘心肝宝贝，你别跑，你的话我知道一半啦，这有什么害臊呢？人人都有这一回的，这事该怎么办？你要什么物件？我都买给你，你老老实实说罢！’”

逸云说：“我那心勃腾勃腾的乱跳，跳了会子，我就把前儿夜里想的事都说出来了。说了一遍，三爷沉吟了一沉吟说：‘好办，我今儿回去就禀知老太太商量，老太太最疼爱我的，没那个不依。俺三奶奶暂时不告诉他，娘们没有不吃醋的，恐怕在老太太跟前出坏。就是这么办，妥当，妥当。’话说完了，恐怕别人见疑，就走出来了。我又低低嘱咐一句：‘越快越好，我听您的信儿。’三爷说：‘那还用说。’也就匆匆忙忙下山回家去了。我送他到大门口，他还站住对我说：‘倘若老太太允许了，我这两天就不来，我托朋友来先把

你师父的盘子讲好了，我自己去替你置办东西。’我说：‘很好，很好。盼望着哩！’

“从此，有两三夜也没睡好觉，可没有前儿夜里快活，因为前儿夜里只想好的一面。这两夜，却是想到好的时候，就上了火焰山；想到不好的时候，就下了北冰洋：一霎热，一霎凉，仿佛发连环疟子似的。一天两天还好受，等到第三天，真受不得了！怎么还没有信呢？俗语说的好，真是七窍里冒火，五脏里生烟。又想他一定是慢慢的制买物件，同作衣裳去了。心里埋怨他：‘你买东西忙什么呢？先来给我送个信儿多不是好，叫人家盼望的不死不活的干么呢？’到了第四天，一会儿到大门上去看看，没有人来；再一会儿又到大门口看看，还没有人来！腿已跑酸啦，眼也望穿啦。到得三点多钟，只见大南边老远的一肩山轿来了，其实还隔着五六里地呢，不知道我眼怎么那么尖，一见就认准了一点也不错，这一喜欢可就不要说了！可是这四五里外的轿子，走到不是还得一会子吗？忽然想起来，他说倘若老太太允许，他自己不来，先托个朋友来跟师父说妥他再来。今儿他自己来，一定事情有变！这一想，可就是仿佛看见阎罗王的勾死鬼似的，两只脚立刻就发软，头就发昏，万站不住，飞跑进了自己屋子，掩上脸就哭。哭了一小会，只听外边打粗的小姑子喊道：‘华云，三爷来啦！快去罢！’二位太太，您知道为什么叫华云呢？因为这逸云是近年改的，当年我本叫华云。我听打粗的姑子喊，赶忙起来，擦擦眼，匀匀粉，自己怪自己：这不是疯了吗？谁对你说不成呢？自言自语的，又笑起来了！脸还没匀完，谁知三爷已经走到我屋子门口，揭起门帘说：‘你干什么呢？’我说：‘风吹砂子迷了眼啦！我洗脸的。’

“我一面说话，偷看三爷脸神，虽然带着笑，却气像冰冷，跟那冻了冰的黄河一样。我说：‘三爷请坐。’三爷在炕沿上坐下，我在小条桌旁边小椅上坐下，小姑子揭着门帘，站着支着牙在那里瞅。我说：‘你还不泡茶去！’小姑子去了。我同三爷两个人脸对脸，白瞪了有半个时辰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等到小姑子送进茶来，吃了两碗，还是无言相对。我耐不住了，我说：‘三爷，今儿怎么着啦，一句话也没有？’三爷长叹一口气，说：‘真急死人，我对你说罢！前儿不是我从你这里回去吗？当晚得空，我就对老太太说了个大概。老太太问得多少东西，我还没敢全说，只说了一半的光景，老太太拿算盘一算，说：“这不得上千的银子吗？”我就不敢言语了。老太太说：“你这孩子，你老子千辛万苦挣下这个家业，算起来不过四五万银子家当，你们哥儿五个，一年得多少用项。你五弟还没有成家，你平常喜欢在山上跑跑，我也不禁止

。你今儿想到这种心思，一下子就得用上千的银子，还有将来呢？就不花钱了吗？况且你的媳妇模样也不寒蠢，你去年才成的家，你们两口子也怪好的。去年我看你小夫妇很热，今年就冷了好些，不要说是为这华云，所以变了心了。我做婆婆的为疼爱儿子，拿上千的银子给你干这事，你媳妇不敢说什么，他倘若说：‘赔嫁的衣服不时样了。’要我给他做三二百银子衣服，明明是挤我这个短儿，我怎么发付他呢？你大嫂子、二嫂子都来赶罗我，我又怎么样？我不给他们做，他们当面不说，背后说：‘我们制买点物件，姓任的买的，还在姓任的家里，老太太就不愿意了；老三花上千的银子，给别人家买东西，三天后就不姓任了，老太太倒愿意。也不知道是护短呢，是老昏了！’这话要传到耳朵里，我受得受不得呢？你是我心疼的儿子，你替我想想，你在外边快乐，我在家里受气，你心里安不安呢？倘若你媳妇是不贤慧的，同你吵一回，闹一回，也还罢了；倘若竟仍旧的同你好，格外的照应你，你就过意得去吗？倘若依你做了去，还是永远就住在山上，不回家呢？还是一边住些日子呢？倘若你久在山上，你不要媳妇，你连老娘都不要了，你成什么人呢？你一定在山上住些时，还得在家里住些时，是不用说的了。你在家住的时候，人家山上又来了别的客，少不得也要留人家住。你花钱买的衣裳真好看，穿起来给别人看；你买的器皿，给别人用；你买的帐幔，给别人遮羞；你买的被褥，给人家盖；你心疼心爱心里怜惜的人，陪别人睡；别人脾气未必有你好，大概还要闹脾气；睡的不乐意还要骂你心爱的人，打你心爱的人，你该怎么样呢？好孩子！你是个聪明孩子，把你娘的话，仔细想想，错是不错？依我看，你既爱他，我也不拦你，你把这第一个傻子让给别人做，你做第二个人去，一样的称心，一样的快乐，却不用花这么多的冤钱：这是第一个办法。你若不以为然，还有第二个办法：你说华云模样长得十分好，心地又十分聪明，对你又是十二分的恩爱，你且问他是为爱你东西，是为爱你的人？若是为爱你东西，就是为你的钱财了，你的钱财几时完，你的恩爱就几时断绝；你算花钱租恩爱，你算算你的家当，够租几年的恩爱？倘若是爱你的人，一定要这些东西吗？你正可以拿这个试试他的心，若不要东西，真是爱你；要东西，就是假爱你。人家假爱你，你真爱人家，不成了天津的话：‘剃头挑子一头想’吗？我共总给你一百银子，够不够你自己斟酌办理去罢！”’”

逸云追述任三爷当日叙他老太太的话到此已止，德夫人对着环翠伸了一伸舌头说：“好个利害的任太太，真会管教儿子！”环翠说：“这时候虽是逸云师兄，也一点法子没有吧！”德夫人向逸云道：“你这一番话，真抵得上一卷书呢！任三爷说完这话，您怎么样呢？”逸云说：“我怎么办呢？哭罢咧！哭了

会子，我就发起狠来了。我说：‘衣服我也不要了！东西我也不要了！任么我都不要了！您跟师父商议去罢！’任三爷说：这话真难出口，我是怕你着急，所以先来告诉你，我还得想法子，就这样是万不行！您别难受。缓两天我再向朋友想法子去。’我说：‘您别找朋友想法子了，借下钱来，不还是老太太给吗？倒成了个骗上人的事，更不妥了，我更对不住您老太太了！’那一天就这么，我们俩人就分手了！”

逸云便向二人道：“二位太太如果不嫌絮烦，愿意听，话还长着呢！”德夫人道：“愿意听，愿意听，你说下去罢。”且听下回分解。

续第四回 九转成丹破壁飞 七年返本归家坐

却说逸云又道：“到了第二天，三爷果然托了个朋友来跟师父谈论，把以前的情节述了一遍，问师父肯成就这事不肯？并说华云已经亲口允许甚么都不要，若是师父肯成就，将来补报的日子长呢。老师父说道：‘这事听华云自主。我们庙里的规矩可与窑子里不同：窑子里妓女到了十五六岁，就要逼令他改装，以后好做生意；庙里留客本是件犯私的事，只因祖上传下来：年轻的人，都要搽粉抹胭脂，应酬客人。其中便有难于严禁之处，恐怕伤犯客人面子。前几十年还是暗的，渐渐的近来，就有点大明大白的了！然而也还是个半暗的事。您只可同华云商量着办，倘若自己愿意，我们断不过问的。但是有一件不能不说，在先也是本庙里传下来的规矩，因为这比丘尼本应该是童贞女的事，不应该沾染红尘；在别的庙里犯了这事，就应逐出庙去，不再收留，惟我们这庙不能打这个官话欺人。可是也有一点分别：若是童女呢，一切衣服用度，均是庙里供给，别人的衣服，童女也可以穿，别人的物件，童女也可以用。若一染尘事，他就算犯规的人了，一切衣服等项，俱得自己出钱制买，并且每月还须津贴庙里的用项。若有修造房屋等事，也须摊在他们几个染尘人的身上。因为庙里本没有香火田，又没有缘簿，但凡人家写缘簿的，自然都写在那清修的庙里去，谁肯写在这半清不浑的庙里呢？您还不知道吗？况且初次染尘，必须大大的写笔功德钱，这钱谁也不能得，收在公账上应用。您才说的一百银子，不知算功德钱呢？还是给他置买衣服同那动用器皿呢？若是功德钱，任三爷府上也是本庙一个施主，断不计较；若是置办衣物，这功德钱指那一项抵用呢？所以这事我们不便与闻，您请三爷自己同华云斟酌去罢。况且华云现在住的是南院的两间北屋，屋里的陈设，箱子里的衣服，也就不大离值两千银子；要是做那件事，就都得交出来，照他这一百银子的牌子，那一间屋子也不称，只好把厨房旁边堆柴火的那一间小屋腾出来给他，不然别人也是不服的。您瞧是不是呢？’

“那朋友听了这番话，就来一五一十的告诉我，我想师父这话也确是实情，没法驳回。我就对那朋友说：‘叫我无论怎么寒蠢，怎么受罪，我为着三爷都没有什么不肯，只是关着三爷面子，恐怕有些不妥，不必着急，等过一天三爷来，我们再商议罢。’那个朋友去了，我就仔细的盘算了两夜。我起初想，同三爷这么好，管他有衣服没衣服，比要饭的叫化子总强点；就算那间厨房旁边的小房子，也怪暖和的，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我瞧那戏上王三姐抛彩球打着了薛平贵，是个讨饭的，他舍掉了相府小姐不做，去跟那薛平贵，落后做了西凉国王，何等荣耀，有何不可。又想人家那是做夫妻，嫁了薛平贵，我这算什么？就算我苦守了十七年，任三爷做了西凉国王，他家三奶奶自然去做娘娘，我还不是斗姥宫的穷姑子吗？况且皇上家恩典，虽准其封，也从没有听见有人说过：谁做了官封到他相好的女人的，何况一个姑子呢！《大清会典》上有封尼姑的一条吗？想到这里，可就凉了半截了！又想我现在身上穿的袍子是马五爷做的，马褂是牛大爷做的，还有许多物件都是客人给的；若同任三爷落了交情，这些衣物都得交出去。马五爷、牛大爷来的时候不问吗？不告诉他不行，若告诉他，被他们损两句呢？说：‘你贪图小白脸，把我们东西都断送了！把我们待你的好意，都摔到东洋大海里去，真没良心！真没出息！’那时我说什么呢？况且既没有好衣服穿，自然上不了台盘。正经客来，立刻就是青云他们应酬了，我只好在厨房里端菜，送到门帘子外头，让他们接进去，这是什么滋味呢！等到吃完了饭，刷洗锅碗是我的差使。这还罢了。顶难受是清早上扫屋子里的地！院子里地是火工扫，上等姑子屋里地是我们下等姑子扫。倘若师兄们同客人睡在炕上，我进去扫地，看见帐幔外两双鞋，心里知道：这客当初何等契重我，我还不愿意理他，今儿我倒来替他扫地！心里又应该是什么滋味呢！如是又想：在这儿是万不行的了！不如跟任三爷逃走了罢。又想逃走，我没有什么不行，可是任三爷人家有老太太，有太太，有哥哥，有兄弟，人家怎能同我逃走呢？这条计又想左了。翻来复去，想不出个好法子来。后来忽然间得了一条妙计：我想这衣服不是马五爷同牛大爷做的吗？马五爷是当铺的东家，牛大爷是汇票庄掌柜的。这两个人待我都不错，要他们拿千把银子不吃力的，况且这两个人从去年就想算计我，为我不喜欢他们，所以吐不出口来，眼前我只要略为撩拨他们下子，一定上钩。待他们把冤钱花过了，我再同三爷慢慢的受用，正中了三爷老太太的第一策，岂不大妙？

“想到这里，把前两天的愁苦都一齐散尽，很是喜欢。停了一会子，我想两个人里头，找谁好呢？牛大爷汇票庄，钱便当，找他罢；又想老西儿的脾气

，不卡住脖儿梗是不花钱的，花过之后，还要肉疼：明儿将来见了衣裳，他也说是他做的；见了物件，也要说是他买的，唧唧咕咕，絮叨的没有完期。况且醋心极大，知道我同三爷真好，还不定要唧咕出什么样子来才罢呢！又抽鸦片，一嘴的烟味，比粪还臭，教人怎么样受呢？不用顾了眼前，以后的罪不好受。算了罢，还是马五爷好得多呢。又想马五爷这个人，专吃牛羊肉。自从那年县里出告示，禁宰耕牛，他们就只好专吃羊肉了。吃的那一身的羊膻气，五六尺外，就教人作恶心，怎样同他一被窝里睡呢，也不是主意！又想除了这两个呢，也有花得起钱的，大概不像个人样子；像个人的呢，都没有钱。我想到这里，可就有点醒悟了。大概天老爷看着钱与人两样都很重的，所以给了他钱，就不教他像人；给了他个人，就不教他有钱：这也是不错的道理。后来又想任三爷人才极好，可也并不是没有钱，只是拿不出来，不能怨他。这心可就又迷回任三爷了，既迷回了任三爷，想想还是刚才的计策不错，管他马呢牛呢，将就几天让他把钱花够了，我还是跟任三爷快乐去。看银子同任三爷面上，就受几天罪也不要紧的。这又喜欢起来了，睡不着，下炕剔明了灯，没有事做拿把镜子自己照照，觉得眼如春水，面似桃花，同任三爷配过对儿，真正谁也委曲不了谁。

“我正在得意的时候，坐在椅子上倚在桌子上，又盘算盘算想道：这事还有不妥当处。前儿任三爷的话不知真是老太太的话呢？还是三爷自家使的坏呢？他有一句话很可疑的，他说老太太说，‘你正可以拿这个试试他的心’，直怕他是用这个毒着儿来试我的心的罢？倘若是这样，我同牛爷、马爷落了交，他一定来把我痛骂一顿，两下绝交。噫呀险呀！我为三爷含垢忍污的同牛马落交，却又因亲近牛马，得罪了三爷，岂不大失算吗？不好，不好！再想看三爷的情形，断不忍用这个毒着下我的手，一定是他老太太用这个着儿破三爷的迷。既是这样，老太太有第二条计预备在那里呢！倘若我与牛爷、马爷落了交情，三爷一定装不知道，拿二千银票来对我说：‘我好不容易千方百计的凑了这些银子来践你的前约，把银子交给你，自己去采办罢。’这时候我才死不得活不得呢！逼到临了，他总得知道真情，他就把那二千银票扯个粉碎，赌气走了，请教我该怎么样呢？其实他那二千的票子，老早挂好了失票，虽然扯碎票子，银子一分也损伤不了；只是我可就没法做人，活臊也就把我臊死了！这么说，以前那个法子可就万用不得了！”

“又想，这是我的过虑，人家未必这么利害，又想就算他下了这个毒手，我也有法制他。什么法子呢？我先同牛马商议，等有了眉目，我推说我还得

跟父母商议，不忙作定，然后把三爷请来，光把没有钱不能办的苦处告诉他，再把为他才用这忍垢纳污的主意说给他，请他下个决断。他说办得好，以后他无从挑眼；他说不可以办，他自然得给我个下落，不怕他不想法子去，我不赚个以逸待劳吗？这法好的。又想，还有一事，不可不虑，倘若三爷竟说：‘我实在筹不出款来，你就用这个法子，不管他牛也罢，马也罢，只要他拿出这宗冤钱来，我就让他一头地也不要紧。’自然就这么办了。可是还有那朱六爷，苟八爷，当初也花过几个钱，你没有留过客，他没有法想；既有人打过头客，这朱爷、苟爷一定也是要住的了，你敢得罪谁呢？不要说，这打头客的一住，无论是马是牛，他要住多少天，得陪他多少天，他要住一个月两个月，也得陪他一个月两个月；剩下来日子，还得应酬朱苟。算起来一个月里的日子，被牛马朱苟占去二十多天，轮到任三爷不过三两天的空儿；再算到我自己身上，得忍八九夜的难受，图了一两夜的快乐，这事还是不做的好。又想，噯呀，我真昏了呀！不要说别人打头客，朱苟牛马要来，就是三爷打头客，不过面子大些，他可以多住些时，没人敢撑他；可是他能常年在山上吗？他家里三奶奶就不要了吗？少不得还是在家的时候多，我这里还是得陪着朱苟牛马睡。

“想到这里，我就把镜子一摔，心里说：都是这镜子害我的！我要不是镜子骗我，搽粉抹胭脂，人家也不来撩我，我也惹不了这些烦恼。我是个闺女，何等尊重，要起什么凡心？堕的什么孽障？从今以后，再也不与男人交涉，剪了辫子，跟师父睡去。到这时候，我仿佛大澈大悟了不是？其实天津落子馆的话，还有题目呢。

“我当时找剪子去剪辫子，忽然想这可不行，我们庙里规矩过三十岁才准剪辫子呢，我这时剪了，明天怕不是一顿打！还得做几个月的粗工。等辫子养好了，再上台盘，这多么丢人呢！况且辫子碍着我什么事，有辫子的时候，糊涂难过；剪了辫子，得会明白吗？我也见过多少剪辫子的人，比那不剪辫子的时候，还要糊涂呢！只要自己拿得稳主意，剪辫子不剪辫子一样的事。那时我仍旧上炕去睡，心里又想，从今以后无论谁我都不招惹就完了。

“谁知道一面正在那里想斩断葛藤，一面那三爷的模样就现在眼前，三爷的说话就存在耳朵里，三爷的情意就卧在心坎儿上，到底舍不得。转来转去，忽然想到我真糊涂了！怎么这么些天数，我眼前有个妙策，怎么没想到呢？你瞧，任老太太不是说吗：花上千的银子，给别人家买东西，三天后就不姓任的，可见得不是老太太不肯给钱，为的这样用法，过了几天，东西也是人家

的，人还是人家的，岂不是人财两空吗？我本没有第二个人在心上，不如我径嫁了三爷，岂不是好？这个主意妥当，又想有五百银子给我家父母，也很够欢喜的；有五百银子给我师父，也没有什么说的。我自己的衣服，有一套眼面前的就行了，以后到他家还怕没得穿吗？真正妙计，巴不得天明着人请三爷来商量这个办法。谁知道往常天明的很快，今儿要他天明，越看那窗户越不亮，真是恨人！又想我到他家，怎样伺候老太太，老太太怎样喜欢我；我又怎样应酬三奶奶，三奶奶又怎样喜欢我；我又怎样应酬大奶奶、二奶奶，他们又怎样喜欢我。将来生养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叫他念书，读文章中举，中进士。点翰林，点状元，放八府巡按，做宰相；我做老太太，多威武。二儿子，叫他出洋，做留学生，将来放外国钦差，我再跟他出洋，逛那些外国大花园，岂不快乐死了我吗？咳！这个主意好！这个主意好！

“可是我听说七八年前，我们师叔嫁了李四爷，是个做官的，做过那里的道台，去的时候，多么耀武扬威！末后听人传说，因为被正太太凌虐不过，喝生鸦片烟死了。又见我们彩云师兄，嫁了南乡张三爷，也是个大财主。老爷在家的時候，待承的同亲姊妹一样，老爷出了门，那磨折就说不上了，身上烙的一个一个的疮疤。老爷回来，自然先到太太屋里了，太太对老爷说：‘你们这姨太太，不知道同谁偷上了，着了一身的杨梅疮，我好不容易替他治好了，你明儿瞧瞧他身上那疮疤子，怕人不怕人？你可别上他屋里去，你要着上杨梅疮，可就了不得啦！’把个老爷气的发抖。第二天清早起，气狠狠的拿着马鞭子，叫他脱衣裳看疤，他自然不肯。老爷更信太太说的不错，扯开衣服，看了两处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举起鞭子就打，打了二三百鞭子，教人锁到一间空屋子里去，一天给两碗冷饭，吃到如今，还是那么半死不活的呢！再把那有姨太太的人盘算盘算：十成里有三成是正太太把姨太太折磨死了的；十成里也有两成是姨太太把正太太憋闷死了的；十成里有五成是唧唧咕咕，不是斗口就是淘气；一百里也没有一个太太平平的。我可不知道任三奶奶怎么，听说也很利害。然则我去到他家，也是死多活少。况且就算三奶奶人不利害，人家结发夫妻过的太太平平和和气气的日子，要我去扰得人家六畜不安，末后连我也把个小命儿送掉了，图着什么呢？噯！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，不如睡我的觉罢。

“刚闭上眼，梦见一个白发白须的老翁对我说道：‘逸云！逸云！你本是有大根基的人，只因为贪恋利欲，埋没了你的智慧，生出无穷的魔障，今日你命光发露，透出你的智慧，还不趁势用你本来具足的慧剑，斩断你的邪魔吗？’我听了连忙说：‘是，是！’我又说：‘我叫华云，不叫逸云。’那老者

道：‘迷时叫华云，悟时就叫逸云了。’我惊了一身冷汗，醒来可就把那些胡思乱想一扫帚扫清了，从此改为逸云的。”

德夫人道：‘看你年纪轻轻的真好大见识，说的一点也不错。我且问你：譬如现在有个人，比你任三爷还要好点，他的正太太又爱你，又契重你的，说明了同你姊妹称呼，把家务全交给你一个人管，永远没有那咕咕咕咕的事，你还愿意嫁他，不愿意呢？’逸云道：“我此刻且不知道我是女人，教我怎样嫁人呢？”德夫人大惊道：“我不解你此话怎讲？”未知逸云说出甚话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续第五回 俏逸云除欲除尽 德慧生救人救澈

话说德夫人听逸云说：他此刻且不知道他是女人，怎样嫁人呢？慌忙问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逸云道：“《金刚经》云：‘无人相，无我相。’世间万事皆坏在有人相我相。《维摩诘经》：维摩诘说法的时候，有天女散花，文殊菩萨以下诸大菩萨，花不着身，只有须菩提花着其身，是何故呢？因为众人皆不见天女是女人，所以花不着身；须菩提不能免人相我相，即不能免男相女相，所以见天女是女人，花立刻便着其身。推到极处，岂但天女不是女身，维摩诘空中，那得会有天女？因须菩提心中有男女相，故维摩诘化天女身而为说法。我辈种种烦恼，无穷痛苦，都从自己知道自己是女人这一念上生出来的；若看明白了男女本无分别，这就入了西方净土极乐世界了。”

德夫人道：“你说了一段佛法，我还不能甚懂，难道你现在无论见了何等样的男子，都无一点爱心吗？”逸云道：“不然。爱心怎能没有？只是不分男女，却分轻重。譬如见了一个才子，美人，英雄，高士，却是从钦敬上生出来的爱心；见了寻常人却与我亲近的，便是从交感上生出来的爱心；见了些下等愚蠢的人，又从悲悯上生出爱心来。总之，无不爱之人，只是不管他是男是女。”德夫人连连点头说：“师兄不但是师兄，我真要认你做师父了。”又问道：“你是几时澈悟到这步田地的呢？”逸云道：“也不过这一二年。”德夫人道：“怎样便会证明到这地步呢？”逸云道：“只是一个变字。《易经》说：‘穷则变，变则通。’天下没有个不变会通的人。”

德夫人道：“请你把这一节一节怎样变法，可以指示我们罢？”逸云道：“两位太太不嫌烦琐，我就说说何妨。我十二三岁时什么都不懂，却也没有男女相。到了十四五岁，初开知识，就知道喜欢男人了；却是喜欢的美男子。怎样叫美男子呢？像那天津捏的泥人子，或者戏子唱小旦的，觉得他实在是好

。到了十六七岁，就觉得这一种人真是泥捏的绢糊的，外面好看，内里一点儿没有；必须有点斯文气，或者有点英武气，才算个人，这就是同任三爷要好的时候。再到十七八岁，就变做专爱才子英雄，看那报馆里做论的人，下笔千言，天下事没有一件不知道的，真是才子！又看那出洋学生，或者看人两国打仗要去观战，或者自己请赴前敌，或者借个题目自己投海而死，或者一洋枪把人打死，再一洋枪把自己打死，真是英雄！后来细细察看，知道那发议论的，大都知一不知二，为私不为公，不能算个才子。那些借题目自尽的，一半是发了疯痰病，一半是受人家愚弄，更不能算个英雄。只有像曾文正，用人也用得好，用兵也用得好，料事也料得好，做文章也做得好，方能算得才子；像曾忠襄自练一军，救兄于祁门，后来所向无敌，困守雨花台，毕竟克复南京而后已，是个真英雄！再到十八九岁又变了，觉得曾氏弟兄的才子英雄，还有不足处，必须像诸葛武侯才算才子，关公、赵云才算得英雄；再后觉得管仲、乐毅方是英雄，庄周、列御寇方是才子；再推到极处，除非孔圣人、李老君、释迦牟尼才算得大才子、大英雄呢！推到这里，世间就没有我中意的人了。既没有我中意的，反过来又变做没有我不中意的人，这就是屡变的情形。近来我的主意把我自己分做两个人：一个叫做住世的逸云，既做了半姥宫的姑子，凡我应做的事都做。不管什么人，要我说话就说话，要我陪酒就陪酒，要搂就搂，要抱就抱，都无不可，只是陪他睡觉做不到；又一个我呢，叫做出世的逸云，终日里但凡闲暇的时候，就去同那儒释道三教的圣人顽耍，或者看看天地日月变的把戏，很够开心的了。”

德夫人听得喜欢异常，方要再往下问，那边慧生过来说：“天不早了，睡罢！还要起五更等着看日出呢。”德夫人笑道：“不睡也行，不看日出也行，您没有听见逸云师兄谈的话好极了，比一卷书还有趣呢！我真不想睡，只是愿意听。”慧生说：“这么好听，你为什么不叫我来听听呢？”德夫人说：“我听入了迷，什么都不知道了，还顾得叫你呢！可是好多时没有喝茶了。王妈，王妈！咦！这王妈怎么不答应人呢？”

逸云下了炕说：“我去倒茶去。”就往外跑。慧生说：“你真听迷了，那里面有王妈呢？”德夫人说：“不是出店的时候，他跟着的吗？”慧生又大笑。环翠说：“德太太，您忘记了，不是我们出岳庙的时候，他嚷头疼的了不得，所以打发他回店去，就顺便叫人送行李来的吗？不然这铺盖怎样会知道送来呢？”德夫人说：“可不是，我真听迷糊了。”慧生又问：“你们谈的怎么这么有劲？”德夫人说：“我告诉你罢，我因为这逸云有文有武，又能干，又谦

和，真爱极了！我想把他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逸云笑嘻嘻的提了一壶茶进来说：“我真该死！饭后冲了一壶茶，搁在外间桌上，我竟忘了取进来，都凉透了！这新泡来的，您喝罢。”左手拿了几个茶碗，一一斟过。逸云既来，德夫人适才要说的话，自然说不下去。略坐一刻，就各自睡了。

天将欲明，逸云先醒，去叫人烧了茶水、洗脸水，招呼各人起来，煮了几个鸡蛋，烫了一壶热酒，说：“外边冷的利害，吃点酒挡寒气。”各人吃了两杯，觉得腹中和暖，其时东方业已发白，德夫人、环翠坐了小轿，披了皮斗篷，环翠本没有，是慧生不用借给他的。

慧生、老残步行，不远便到了日观峰亭子等日出。看那东边天脚下已通红，一片朝霞，越过越明，见那地下冒出一个紫红色的太阳牙子出来。逸云指道：“您瞧那地边上有一条明的跟一条金丝一样的，相传那就是海水。”只说了两句话，那太阳已半轮出地了。只可恨地皮上面，有条黑云像带子一样横着。那太阳才出地，又钻进黑带子里去，再从黑带子里出来，轮脚已离了地，那一条金线也看不见了。德夫人说：“我们去罢。”回头向西，看了丈人峰、舍身岩、玉皇顶，到了秦始皇没字碑上，摩挲了一会儿。原来这碑并不是个石片子，竟是叠角斩方的一枝石柱，上面竟半个字也没有。

再往西走，见一个山峰，仿佛劈开的半个馒头，正面磨出几丈长一块平面，刻了许多八分书。逸云指着道：“这就是唐太宗的《纪泰山铭》。”旁边还有许多本朝人刻的斗大字，如栲栳一般，用红油把字画里填得鲜明照眼，书法大都学洪钧殿试策子的，虽远不及洪钧的饱满，也就肥大的可爱了。又向西走，回到天街，重入元宝店里，吃了逸云预备下的汤面，打了行李，一同下山。出天街，望南一拐，就是南天门了；出得南天门，便是十八盘。谁知下山比上山更属可怕，轿夫走的比飞还快，一霎时十八盘已走尽。不到九点钟，已到了斗姥宫门首。慧生抬头一看，果然挂了大红彩绸，一对宫灯。其时大家已都下了轿子，老残把嘴对慧生向彩绸一努，慧生说：“早已领教了。”彼此相视而笑。

两个老姑子迎在门口，打过了稽首，进得客堂，只见一个杏仁脸儿，面若桃花，眼如秋水，琼瑶鼻子，樱桃口儿，年纪十五六岁光景，穿一件出炉银颜

色的库缎袍子，品蓝坎肩，库金镶边有一寸多宽，满脸笑容赶上来替大家请安，明知一定是靚云了。正要问话，只见旁边走上一个戴熏貂皮帽沿没顶子的人，走上来向德慧生请了一安，又向众人略为打了个千儿，还对慧生手中举着年愚弟宋琼的帖子，说：“敝上给德大人请安，说昨儿不知道大人驾到，失礼的很。接大人的信，敝上很怒，叫了少爷去问，原来都是虚诞，没有的事。已把少爷申斥了几句，说请大人万安，不要听旁人的闲话。今儿晚上请在衙门里便饭，这里挑选了几样菜来，先请大人胡乱吃点。”

慧生听了，大不悦意，说：“请你回去替你贵上请安，说送菜吃饭，都不敢当，谢谢罢。既说都是虚诞，不用说就是我造的谣言了，明天我们动身后，怕不痛痛快快奈何这斗姥宫姑子一顿吗？既不准我情，我自有道理就是了。你回去罢！”那家人也把脸沉下来：“大人不要多心，敝上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回过脸对老姑子说：“你们说实话，有这事吗？”慧生说：“你这不是明明当我面逞威风吗？我这穷京官，你们主人瞧不起，你这狗才也敢这样放肆！我摇你主人不动，难道办你这狗才也办不动吗？今天既是如此，我下午拜泰安府，请他先把你这狗才打了，递解回籍，再同你们主人算帐！子弟不才，还要这么护短。”回头对老残说：“好好的一个人，怎样做了知县就把天良丧到这步田地！”那家人看势头不好，赶忙跪在地下磕头。德夫人说：“我们里边去罢。”慧生把袖子一拂，竟往里走，仍在靚云房里去坐。泰安县里家人知道不妥，忙向老姑子托付了几句，飞也似的下山去了。暂且不题。

却说德夫人看靚云长的实在是俊，把他扯在怀里，仔细抚摩了一回说：“你也认得字吗？”靚云说：“不多几个。”问：“念经不念经？”答：“经总是要念的。”问：“念的什么经？”答：“无非是眼面前几部：《金刚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楞严经》等罢了。”问：“经上的字，都认得吗？”答：“那几个眼面前的字，还有不认的吗？”德夫人又一惊，心里想，以为他年纪甚小，大约认不多几个字，原来这些经都会念了，就不敢怠慢他。又问：“你念经，懂不懂呢？”靚云答：“略懂一二分。”德夫人说：“你要有不懂的，问这位铁老爷，他都懂得。”老残正在旁边不远坐，接上说：“大嫂不用冤人，我那里懂得什么经呢？”又因久闻靚云的大名，要想试他一试，就兜过来说了一句话道：“我虽不懂什么，靚云！你如要问也不妨问问看，碰得着，我就说；碰不着，我就不说。”

靚云正待要问，只见逸云已经换了衣服，搽上粉，点上胭脂，走将进来

；穿得一件粉红库缎袍子，却配了一件玄色缎子坎肩，光着头，一条乌金丝的辫子。靚云说：“师兄偏劳了。”逸云说：“岂敢，岂敢！”靚云说：“师兄，这位铁老爷佛理精深，德太太叫我有不懂的问他老人家呢。”逸云说：“好，你问，我也沾光听一两句。”靚云遂立向老残面前，恭恭敬敬问道：“《金刚经》云：‘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，其福德多，不如以四句偈语为他人说，其福胜彼。’请问那四句偈本经到底没有说破？有人猜是：‘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’”老残说：“问的利害！一千几百年注金刚经的都注不出来，你问我，我也是不知道。”逸云笑道：“你要那四句，就是那四句，只怕你不要。”靚云说：“为么不要呢？”逸云一笑不语，老残肃然起敬的立起来，向逸云唱了一个大肥喏，说：“领教得多了！”靚云说：“你这话铁老爷倒懂了，我还是不懂，为么我不要呢？三十二分我都要，别说四句。”逸云说：“为的你三十二分都要，所以这四句偈语就不给你了。”靚云说：“我更不懂了。”老残说：“逸云师兄佛理真通达，你想六祖只要了‘因无所住，而生其心’两句，就得了五祖的衣钵，成了活佛：所以说‘只怕你不要’。真正生花妙舌。”老残因见逸云非凡，便问道：“逸云师兄，屋里有客么？”逸云说：“我屋里从来无客。”老残说：“我想去看看许不许？”逸云说：“你要来就来，只怕你不来。”老残说：“我历了无限劫，才遇见这个机会，怎肯不来？请你领路同行。”当真逸云先走，老残后跟。德夫人笑道：“别让他一个人进桃源洞，我们也得分点仙酒喝喝。”

说着大家都起身同去，就是这西边的两间北屋，进得堂门，正中是一面大镜子，上头一块横匾，写着：“逸情云上”四个行书字，旁边一副对联写道：

妙喜如来福德相；

姑射仙人冰雪姿。

只有下款“赤龙”二字，并无上款。慧生道：“又是他们弟兄的笔墨。”老残说：“这人几时来的？是你的朋友吗？”逸云说：“外面是朋友，内里是师弟。他去年来的，在我这里住了四十多天呢。”老残道：“他就住在这庙里吗？”逸云道：“岂但在这庙里，简直住在我炕上。”德夫人忙问：“你睡在那里呢？”逸云笑道：“太太有点疑心山顶上说的话罢？我睡在他怀里呢！”德夫人道：“那么说，他竟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吗？”逸云道：“柳下惠

也不算得头等人物，不过散圣罢咧，有什么稀奇！若把柳下惠去比赤龙子，他还要说是贬他呢！”大家都伸舌头。

德夫人走到他屋里看看，原来不过一张炕，一个书桌，一架书而已，别无长物。却收拾得十分干净，炕上挂了个半旧湖绉幔子，叠着两床半旧的锦被。德夫人说：“我乏了，借你炕上歇歇，行不行？”逸云说：“不嫌肮脏，您请歇着。”其时环翠也走进房里来。德夫人说：“咱俩躺一躺罢。”慧生、老残进房看了一眼，也就退到外间，随便坐下。慧生说：“刚才你们讲的《金刚经》，实在讲的好。”老残道：“空谷幽兰，真想不到这种地方，会有这样高人，而且又是年轻的尼姑，外像仿佛跟妓女一样。古人说：‘莲花出于污泥。’真是不错的！”慧生说：“你昨儿心目中只有靛云，今儿见了靛云，何以很不着意似的？”老残道：“我在省城只听人称赞靛云，从没有人说起逸云，可知道曲高和寡呢！”慧生道：“就是靛云，也就难为他了，才十五六岁的孩子家呢……”

正在说话，那老姑子走来说道：“泰安县宋大老爷来了，请问大人在那里会？”慧生道：“到你客厅上去罢。”就同老姑子出去了，此地剩了老残一个人，看旁边架上堆着无限的书，就抽一本来看，原来是本《大般若经》，就随便看将下去。话分两头：慧生自去会宋琼，老残自是看《大般若经》。

却说德夫人喊了环翠同到逸云炕上，逸云说：“您躺下来，我替您盖点子被罢。”德夫人说：“你来坐下，我不睡，我要问你赤龙子是个何等样人？”逸云说：“我听说他们弟兄三个，这赤龙子年纪最小，却也最放诞不羁的。青龙子、黄龙子两个呢，道貌严严，虽然都是极和气的人，可教人一望而知他是有道之士。若赤龙子，教人看着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嫖赌吃着，无所不为；官商士庶，无所不交。同尘俗人处，他一样的尘俗；同高雅人处，他又一样的高雅，并无一点强勉处，所以人都测不透他。因为他同青龙、黄龙一个师父传授的，人也不敢不敬重他些，究竟知道他实在的人很少。去年来到这里，同大家伙儿嘻嘻呵呵的乱说，也是上山回来在这里吃午饭，师父留他吃晚饭。晚饭后师父同他谈的话就很多。师父说：‘你就住在这里罢。’他说：‘好，好！’师父说：‘您愿意一个人睡，愿意有人陪你睡？’他说：‘都可以。’师父说：‘两个人睡，你叫谁陪你？’他说：‘叫逸云陪我。’师父打了个楞，接着就说：‘好，好！’师父就对我说：‘你意下何如？’我心里想，师父今儿要考我们见识呢，我就也说：‘好，好！’从那一天起，就住了有一个

多月。白日里他满山去乱跑，晚上围一圈子的人听他讲道，没有一个不是喜欢的了不得，所以到底也没有一个人说一句闲话，并没有半点不以为然的意思。到了极熟的时候，我问道：“听说你老人家窑子里颇有相好的，想必也都是有名无实罢？”他说：“我精神上有戒律，形骸上无戒律，都是因人而施。譬如你清我也清，你浊我也浊，或者妨害人或者妨害自己，都做不得；这是精神上戒律。若两无妨碍，就没什么做不得，所谓形骸上无戒律。……”

正谈得高兴，听慧生与老残在外间说话，德夫人惦记庙里的事，赶忙出来问：“怎样了？”慧生道：“这个东西初起还力辩其无，我说子弟倚父兄势，凌逼平民，必要闹出大案来。这件事以情理论，与强奸闺女无异，幸尚未成，你还要竭力护短。俗语说得好：‘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’阁下一定要纵容世兄，我也不必晓舌，但看御史参起来，是坏你的官，是坏我的官？不瞒你说，我已经写信告知庄宫保说：途中听人传说有这一件事，不知道确不确，请他派人密查一查。你管教世兄也好，不管教也好，我横竖明日动身了。他听了这话，才有点惧怕，说：‘我回衙门，把这个小畜生锁起来。’我看锁虽是假的，以后再闹，恐怕不敢了。”德夫人说：“这样最好。”靚云本随慧生进来的，上前忙请安道谢。究竟宋少爷来与不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续第六回 斗姥宫中逸云说法 观音庵里环翠离尘

话说靚云听说宋公已有惧意，知道目下可望无事，当向慧生夫妇请安道谢。少顷老姑子也来磕头，慧生连忙掺起说：“这算怎样呢，值得行礼吗？可不敢当！”老姑子又要替德夫人行礼，早被慧生抓住了，大家说些客气话完事。逸云却也来说：“请吃饭了。”众人回至靚云房中，仍旧昨日坐法坐定。只是青云不来，换了靚云，今日是靚云执壶，劝大家多吃一杯。德夫人亦让二云吃菜饮酒，于是行令猜枚，甚是热闹。瞬息吃完，席面撤去。德夫人说：“天时尚早，稍坐一刻，下山如何？”靚云说：“您五点钟走到店，也黑不了天，我看您今儿不走，明天早上去好不好？”德夫人说：“人多，不好打搅的。”逸云说：“有的是屋子，比山顶元宝店总要好点。我们哥儿俩屋子让您四位睡，还不够吗？我们俩同师父睡去。”德夫人说：“你们走了，我们图什么呢？”逸云说：“那我们在这里伺候也行。”德夫人戏说道：“我们两口子睡一间屋。”指环翠说：“他们两口子睡一间屋。”问逸云：“你睡在那里呢？”逸云说：“我睡在您心坎上。”德夫人笑道：“这个无赖，你从昨儿就睡在我心上，几时离开了吗？”大家一齐微笑。

德夫人又问：“你几时剃辫子呢？”逸云摇头道：“我今生不剃辫子了。”

”德夫人说：“不是这庙里规定三十岁就得剃辮子吗？”答道：“也不一定，倘若嫁人走的呢，就不剃辮子了。”问：“你打算嫁人吗？”答：“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这些年替庙里挣的功德钱虽不算多，也够赎身的分际了，无论何时都可以走。我目下为的是自己从小以来，凡有在我身上花过钱的人，我都替他们念几卷消灾延寿经，稍尽我点报德的意思。念完了我就走，大约总在明年春夏天罢。”德夫人说：“你走，可以到我们扬州去住几天，好不好呢？”逸云说：“很好，我大约出门先到普陀山进香，必走过扬州，您开下地名来，我去瞧瞧您去。”老残说：“我来写，您给管笔给张纸我。”靚云忙到抽屉里取出纸笔递与老残，老残就开了两个地名递与逸云说：“您也惦记着看看我去呀！”逸云说：“那个自然。”又谈了半天话，轿夫来问过数次，四人便告辞而去。送了打搅费二十两银子，老姑子再三不肯收，说之至再，始强勉收去。老姑子同逸云、靚云送出庙门而归。

这里四人回到店里，天尚未黑，德夫人把山顶与逸云说的话一一告诉了慧生与老残，二人都赞叹逸云得未曾有。慧生问夫人道：“可是呢，你在山顶上说爱极了他，你想把他怎样，后来没有说下去。到底你想把他怎样？”德夫人说：“我想把他替你收房。”慧生说：“感谢之至，可行不行呢？”夫人道：“别想吃天鹅肉了，大约世界上没有能中他的意了。”慧生道：“这个见解倒也是不错的，这人做妾未免太褻渎了，可是我却不想娶这么一个妾，到真想结交这么个好朋友。”老残说：“谁不是这么想呢？”环翠说：“可惜前几年我见不着这个人，若是见着，我一定跟他做徒弟去。”老残说：“你这话真正糊涂，前几年见着他，他正在那里热任三爷呢，有啥好处？况且你家道未坏，你家父母把你当珍宝一样的看待，也断不放你出家，到是此刻却正是个机会，逸云的道也成了，你的辛苦也吃够了，你真要愿意，我就送你上山去。”环翠因提起他家旧事，未免伤心，不觉泪如雨下，掩面啜泣。听老残说道送他上山，此时却答不出话来，只是摇头。德夫人道：“他此时既已得了你这么个主儿，也就离不开了。”

正在说话，只见慧生的家人连贵进来回话，立在门口不敢做声。慧生问：“你来有什么事？”连贵禀道：“昨儿王妈回来就不舒服的很，发了一夜的大寒热，今儿一天没有吃一点什么，只是要茶饮；老爷车上的骡子也病倒了，明日清早开车恐赶不上。请老爷示下，还是歇半天，还是怎么样？”慧生说：“自然歇一天再看，骡子叫他们赶紧想法子。王妈的病请铁老爷瞧瞧，抓剂药吃吃。”正要央求老残，老残说：“我此刻就去看。”站起身来就走。少顷

回来对慧生说：“不过冒点风寒，一发散就好了。”

此时店家已送上饭来，却是两分，一分是本店的，一分是宋琼送来的。大家吃过了晚饭，不过八点多钟，仍旧坐下谈心。德夫人说：“早知明日走不成功，不如今日住在斗姥宫了，还可同逸云再谈一晚上。”慧生说：“这又何难，明日再去花上几个轿钱，有限的很。”老残道：“我看逸云那人洒脱的很，不如明天竟请他来，一定做得到的。我正有话同他商量呢。”慧生说：“也好，今晚写封信，我们两人联名请他来，今晚交与店家，明日一早送去。”老残说：“甚好，此信你写我写？”慧生说：“我的纸笔便当，就是我写罢。”

当时写好交与店家收了，明日一早送去。老残遂对环翠道：“你刚才摇头，没有说话，是什么意思？我对你说罢：我不是勒令要你出家，因为你说早几年见他，一定跟他做徒弟，我所以说早年是万不行的，惟有此刻倒是机会，也不过是据理而论，其实也是做不到的事情。何以呢？其余都无难处，第一条：现在再要你去陪客，恐怕你也做不到了；若说逸云这种人真是机会难遇，万不可失的，其如庙规不好何？”

环翠说：“我想这一层倒容易办，他们凡剃过头的就不陪客；倘若去时先剃头后去，他就没有法子了。只是有两条万过不去的关头：第一，承你从火水中搭救我出来，一天恩德未报，我万不能出家，于心不安；第二，我还有个兄弟带着，交与谁呢？所以我想只有一个法子，明天等他来，无论怎样，我替他磕个头，认他做师父，请他来生来度我，或者我伺候你老人家百年之后，我去投奔他。”

老残道：“这倒不然，你说要报恩，你跟我一世，无非吃一世用一世，那会报得了我的恩呢？倘若修行成道，那时我有三灾八难，你在天上看见了，必定飞忙来搭救我，那才是真报恩呢。或者竟来度我成佛作祖，亦未可知。至于你那兄弟更容易了，找个乡下善和老儿，我分百把银子替他置个二三十亩地，就叫善和老儿替他管理抚养成人，万一你父亲未死，还有个会面的日期。只是你年轻的人，守得住守不住，我不能知道，是一难；逸云肯收留你不肯收留你，是第二难。且等明日逸云到来，再作商议。”德夫人道：“铁叔叔说的十分有理，且等逸云到来再议罢。”大家又说了些闲话，各自归寝。

次日八点钟，诸人起来，盥漱方毕，那逸云业已来到。四人见了异常欢喜

，先各自谈了些闲话，便说到环翠身上。把昨晚议论商酌的话，一一告知逸云。逸云又把环翠仔细一看，说：“此刻我也不必说客气话了，铁姨奶奶也是个有根器的人，你们所虑的几层意思，我看都不难，只有一件难处，我却不敢应承。我先逐条说去：第一条，我们庙里规矩不好，是无妨碍的；你也不必先剪头发，明道不明道，关不到头发的事。我们这后山，有个观音庵，也是姑子庙。里头只有两个姑子，老姑子叫慧净，有七十多岁；小姑子叫清修，也有四十多岁了。这两个姑子皆是正派不过的人，与我都极投契；不过只是寻常吃斋念佛而已，那佛菩萨的精义，他却不甚清楚。在观音庵里住，是万分妥当的。第二条，他的小兄弟的话呢，也不为难：我这傲来峰脚下有个田老儿，今年六十多岁了，没有儿子。十年前他老妈妈劝他纳个妾，他说：‘没有儿子将来随便抱一个就是了。若是纳了妾，我们这家人家，今儿吵，明儿闹，可就过不成安稳日子了。你留着俺们两个老年人多活几年罢！况且这纳妾是做官的人们做的事，岂是我们乡农好做得吗？’因此他家过得十分安静，从去年常托我替他找个小孩子。他很信服我，非我许可的他总不要，所以到今儿还没选着。他家有二三百亩地的家业，不用贴他钱，他也是喜欢的，只是要姓他的姓。不怕等二老归天后再还宗，或是兼祧两姓俱可。”环翠说道：“我家本也姓田。”逸云道：“这可就真巧了。第三层，铁老爷，你怕你姨太太年轻守不住，这也多虑，我看他一定不会有邪想的。你瞧他眼光甚正，外平内秀，决计是仙人堕落，难已受过，不会再落红尘的了。以上三件，是你们诸位所虑的，我看都不要紧。只是一件甚难：姨太太要出家是因我而发，我可是明年就要走的人。把他一个人放在个荒凉寂寞的姑子庵里，未免太苦。倘若可以明道呢，就辛苦几年也不算事。无奈那两个姑子只会念经吃素，别的全不知道。与其苦修几十年，将来死了，不过来生变个富贵女人，这也就大不合算了！倒不如跟着铁老爷，还可讲几篇经，说几段道，将来还有个澈大悟的指望。这是一个难处。若说教我也不走，在这里陪他，我却断做不到，不敢欺人。”环翠道：“我跟师父跑不行吗？”逸云大笑道：“你当做我出门也像你们老爷，雇着大车同你坐吗？我们都是两条腿跑，夜里借个姑子庙住住，有得吃就吃一顿，没得吃就饿一顿，一天尽量我能走二百多里地呢。你那三寸金莲，要跑起来怕到不了十里，就把你累倒了！”环翠沉吟了一会，说：“我放脚行不行？”逸云也沉吟了一会，对老残说道：“铁爷，你意下何如？”老残道：“我看这事最要紧的是你肯提挈他不肯，别的都无关系。”

环翠此刻忽然伶俐，也是他善根发动，他连忙跪到逸云跟前，泪流满面说：“无论怎样都要求师父超度。”逸云此刻竟大刺刺的，也不还礼，将他拉起

说：“你果然一心学佛，也不难。我先同你立约：第一件到老姑子庙后，天天学走山道，能把这崎岖山道，走得如平地一般，你的道就根基立定了。将来我再教你念经说法。大约不过一年的恨苦，以后就全是乐境了。古人去‘十月胎成。’也大概不错的，你再把主意拿定一定。”环翠道：“主意已定，同我们老爷意思一样。只要跟着师父，随便怎样，我断无悔恨就是了。”

老残立起身来，替逸云长揖说：“一切拜托。”逸云慌忙还礼说：“将来灵山会上，我再问您索谢仪罢。”老残道：“那时候还不知道谁跟谁要谢仪呢？”大家都笑了。环翠立起来替慧生夫妇磕了头道：“蒙成就大德。”末后替老残磕头，就泪如雨下说：“只是对不住老爷到万分了。”老残也觉凄然，随笑说道：“恭喜你超凡入圣。几十年光阴迅速，灵山再会，转眼的事情。”德夫人也含着泪说：“我伤心就不能像你这样，将来倘若我堕地狱，还望你二位早来搭救。”逸云说：“德夫人却万不会下地狱。只是有一言奉劝，不要被富贵拴住了腿要紧！后会有期。”

老残忙去开了衣箱，取出二百两银子交与逸云设法布置，又把环翠的兄弟叫来，替逸云磕头。逸云收了一百两银子说：“尽够了。不过田老儿处备分礼物，观音庵捐点功德，给他自己置备四季道衣，如此而已。”德慧生说：“我们也送几个钱，表表心意。”同夫人商酌，夫人说：“也是一百两罢。”逸云说：“都用不着了，出家人要多钱做什么？”

店家来问开饭，慧生说：“开罢。”饭后，逸云说：“我此刻先去，到田老儿同观音庵两处说妥了，再来回信，究竟也得人家答应，才能算数呢。”道了一声，告辞去了。

这里老残一面替环翠收拾东西，一面说些安慰话。环翠哭得泪人儿似的，哽咽不止。德夫人也劝道：“在旁的人万不肯拆散你们姻缘，只因为难得有这么一个逸云，我实在是没法，有法我也同你去了。”环翠含泪道：“我知道是好事，只是站在这里就要分离，心上好像有万把钢刀乱紮一样，委实难受！”慧生道：“明年逸云朝南海，必定到我们那里去，你一定随同去的，那时就可以见面，何必伤心呢！”过了一刻，环翠也收住了泪。

太阳刚下山的时候，逸去已经回来，对环翠说：“两处都说好了，明日我来接你罢。”德夫人问：“此刻你怎样？”逸云说：“我回庙里去。”德夫人

说：“明日我们还要起身，不如你竟在我们这儿睡一夜罢。本来是他们两个官客睡一处，我们两个堂客睡一处的，你竟陪我谈一夜罢。你肯度铁奶奶，难道不肯度我德奶奶吗？”逸云笑道：“那也使得。您这个德奶奶已有德爷度你了。自古道：‘儒释道三教’，没有你们德老爷度他，他总不能成道的。”德夫人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逸云道：“‘德’字为万教的根基，无德便是地狱。种子有德，再从德里生出慧来，没有一个不成功的了。”德夫人道：“那不过是个名号，那里认得真呢？”逸云说：“名者，命也，是有天命的。他怎么不叫德富、德贵呢？可见是有天命的了，我并非当面奉承，我也不骗钱花，你们三位将来都要证果的，不定三教是那一教便了。”德夫人说：“我终不敢自信，请你传授口诀，我也认你做师父。”逸云道：“师父二字语重，既是有缘，我也该奉赠一个口诀，让您依我修行。”

德夫人听了欢喜异常，连忙扒下地来就磕头喊师父。逸云也连忙磕头说：“可折死我了。”二人起来，逸云说：“请众人回避。”三人出去，逸云向德夫人耳边说了个“夫唱妇随”四个字。德夫人诧异道：“这是口诀吗？”逸云道：“口诀本系因人而施，若是有个一定口诀，当年那些高真上圣早把他刻在书本子上了。你紧记在心，将来自有个大澈大悟的日子，你就知道不是寻常的套话了。佛经上常说：‘受记成佛’，你能受记，就能成佛；你不受记，就不能成佛。你们老爷现在心上已脱尘网，不出三年必弃官学道，他的觉悟在你之先。此时不可说破。你总跟定他走，将来不是一个马丹阳、一个孙不二吗？”德夫人凝了一会神，说：“师父真是活菩萨，弟子有缘，谨受记，不敢有忘。”又磕了一个头。

其时外间晚饭已经开上桌子，王妈竟来伺候。德夫人说：“你病好了吗？”王妈说：“昨夜吃了铁爷的药，出了一身汗，今日全好了；上午吃了一碗小米稀饭，一个馒头，这会子全好了。”

当时五人同坐吃饭，德慧生问逸云道：“您何以不吃素？”逸云说：“我是吃素，佛教同你们儒教不同，例得吃素。”慧生说：“我看你同我们一样吃的是荤哩。”逸云说：“六祖隐于四会猎人中，常吃肉边菜。请问肉锅里煮的菜算荤算素？”慧生说：“那自然算荤。”逸云说：“六祖他却算吃素，我们在斗姥宫终日陪客，那能吃素呢？可是有客时吃荤，无客时吃素，您没留心我

在荤碗里仍是夹素菜吃？”环翠说道：“当真我倒留心的，从没见我师父吃过一块肉同鱼虾之类。”逸云道：“这也是世出世间法里的一端。”老残问道：“倘若竟吃肉，行不行呢？”逸云道：“有何不可，倘若有客逼我吃肉，我便吃肉，只是我不自己找肉吃便了。若说吃肉，当年济颠祖师还吃狗肉呢！也挡不住成佛。地狱里的人吃长斋的，不计其数。总之，吃荤是小过犯，不甚要紧。譬如女子失节，是个大过犯，比吃荤重万倍。试问你们姨太太失了多少节了？这罪还数得清吗？其实，若认真从此修行，同那不破身的处子毫无分别。因为失节不是自己要失的，为势所迫，出于不得已，所以无罪。”大家点头称善。

饭毕之后，连贵上来回道：“王妈病已好了，辕骡又换了一个，明天可以行了。请老爷示下，明天走不走呢？”慧生看德夫人，老残说：“自然是走。”德夫人说：“明天再住一天何如？”老残说：“千里搭凉棚，终无不散的筵席。”逸云说：“依我看，明天午后走罢。清早我先同铁老爷、奶奶送田头兄弟到田老庄上，去后同铁老爷到观音庵，都安置好了您再走，铁老爷也放心些。”大家都说甚是。

一宿无话。次日清晨，老残果随逸云将环翠兄弟送去，又送环翠到观音庵，见了两个姑子，嘱托了一番，老姑子问：“下发不下呢？”逸云说：“我不主剃头的，然佛门规矩亦不可坏。”将环翠头发打开剪了一绺，就算剃度了，改名环极。

诸事已毕，老残回店，告知慧生夫妇，赞叹不绝。随即上车起行，无非“荒村雨露眠宜早，野店风霜起要迟”。八九日光阴，已到清江浦。老残因有个亲戚住在淮安府，就同慧生夫妇同道，径一车拉往淮安府去。这里慧生夫妇雇了一个三舱大南湾子，径往扬州去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续第七回 银汉浮槎仰瞻月姊 森罗宝殿伏见阎王

话说德慧生携眷自赴扬州去了，老残却一车径拉到淮安城内投亲戚。你道他亲戚是谁？原来就是老残的姊丈。这人姓高名维，字曰摩诘。读书虽多，不以功名为意。家有田原数十顷，就算得个小小的富翁了。住在淮安城内勺湖边上。这勺湖不过城内西北角一个湖，风景倒十分可爱。湖中有个大悲阁，四面皆水；南面一道板桥有数十丈长，红栏围护；湖西便是城墙。城外帆樯林立，往来不断。到了薄暮时候，女墙上露出一角风帆，挂着通红的夕阳，煞是入画。这高摩诘在这勺湖东面，又买了一块地，不过一亩有余，圈了一个槿篱

，盖了几间茅屋，名叫小辋川园。把那湖水引到园中，种些荷花，其余隙地，种些梅花桂花之类，却用无数的小盆子，栽月季花。这淮安月季，本来有名，种数极多，大约有七八十个名头，其中以蓝田碧玉为最。

那日老残到了高维家里，见了他的胞姊，姊弟相见，自然格外的欢喜。坐了片刻，外甥男女都已见过，却不见他姊丈。便启口问道：“姊丈哪里去了？想必又到哪家赴诗社去了罢。”他大姊道：“没有出门，想必在他小辋川园里呢。”老残道：“姊丈真是雅人，又造了一个花园了。”大姊道：“咦，哪里是什么花园呢，不过几间草房罢了。就在后门外，不过朝西北上去约一箭多远就到了。叫外甥小凤引你去看罢。昨日他的蓝田碧玉，开了一朵异种，有碗口大，清香沁人，比兰花的香味还要清些。你来得正好，他必要捉你做诗哩。”老残道：“诗虽不会做，一嘴赏花酒总可以扰得成了。”

说着就同小凤出了后门，往西不远，已到门口。进门便是一道小桥，过桥迎面有个花篱挡住，顺着回廊往北行数步，往西一拐，就到了正厅。上面横着块扁额，写了四个大字是“散花斗室”。进了厅门，只见那高摩诃正在那里拜佛。当中供了一尊观音像，面前正放着那盆蓝田碧玉的月季花。

小凤走上前去，看他拜佛起来，说道：“二舅舅来了。”高维回头一看，见了老残，欢喜的了不得，说：“你几时来的？”老残说：“我刚才来的。”高维说：“你来得正好。你看我这花今年出的异种。你看这一朵花，总有上千的瓣子。外面看像是白的，细看又带绿色，定神看下去，仿佛不知有若干远似的。平常碧玉，没有香味，这种却有香，而又香得极清，连兰花的香味都显得浊了。”老残细细的闻了一回，觉得所说真是不差。高维忙着叫小童煎茶，自己开厨取出一瓶碧罗春来说：“对此好花，若无佳茗，未免辜负良朋。”老残笑道：“这花是感你好诗来的。”高维道：“昨日我很想做两首诗贺这花，后来恐怕把花被诗熏臭了，还是不做的好。你来倒是切切实实的做两首罢！”老残道：“不然。大凡一切花木，都是要用人粪做肥料的。这花太清了，用粪恐怕力量太大。不如我们两个做首诗，譬如放几个屁，替他做做肥料，岂不大妙！”二人都大笑了一回。此后老残就在这里，无非都是吃酒、谈诗、养花、拜佛这些事体，无庸细述。

却说老残的家，本也寄居在他姊丈的东面，也是一个花园的样子。进了角门有大荷花池。池子北面是所船房，名曰海渡杯。池子东面也是个船房。面前

一棵紫藤，三月开花，半城都香，名曰银汉浮槎。池子西面是一派五间的水榭，名曰秋梦轩。海渡杯北面，有一堂太湖石，三间蝴蝶厅。厅后便是他的家眷住居了。老残平常便住在秋梦轩里面。无事时，或在海渡杯里着棋，或在银汉浮槎里垂钓，倒也安闲自在。

一日在银汉浮槎里看《大圆觉经》，看得高兴，直到月轮西斜，照到槎外如同水晶世界一般，玩赏许久，方去安睡，自然一落枕便睡着了。梦见外边来了一个差人模样，戴着一顶红缨大帽，手里拿了许多文书，到了秋梦轩外间椅子上坐下。老残看了，甚为诧异。心里想：“我这里哪得有官差直至卧室外间，何以家人并不通报？”

正疑虑间，只见那差人笑吟吟的道：“我们敝上请你老人家去走一趟。”老残道：“你是哪衙门来的，你们贵上是谁？”那差人道：“我们敝上是阎罗王。”老残听了一惊，说道：“然则我是要死了吗？”那差人答道：“是。”老残道：“既是死期已到，就同你走。”那差人道：“还早着呢，我这里今天传的五十多人，你老人家名次在尽后头呢！”手中就捧上一个单子上来。看真是五十多人，自己名字在三十多名上边。老残看罢说道：“依你说，我该甚么时候呢？”那差人道：“我是私情，先来给你老人家送个信儿，让你老人家好预备预备，有要紧话吩咐家人好照着办。我等人传齐了再来请你老人家。”老残说：“承情的很，只是我并没有甚么预备，也没有什么吩咐，还是就同你去的好。”那差人连说：“不忙，不忙。”就站起来走了。

老残一人坐在轩中，想想有何吩咐，直想不出。走到窗外，觉得月明如昼，景象清幽，万无声籁，微带一分凄惨的滋味。说道：“噯！我还是睡去罢，管他甚么呢。”走到自己卧室内，见帐子垂着，床前一双鞋子放着。心内一惊说：“呀！谁睡在我床上呢？”把帐子揭开一看，原来便是自己睡得正熟。心里说：“怎会有出两个我来？姑且摇醒床上的我，看是怎样。”极力去摇，原来一毫也不得动。心里明白，点头道：“此刻站着的是真我，那床上睡的就是我的尸首了。”不觉也堕了两点眼泪，对那尸首说道：“今天屈你冷落半夜，明早就有多少人来哭你，我此刻就要少陪你了。”回首便往外走。

煞是可怪，此次出来，月轮也看不见了，街市也不是这个街市了，天上昏沉沉的，像那刮黄沙的天气将晚不晚的时候。走了许多路，看不见一个熟人，心中甚是纳闷，说：“我早知如此，我不如多赏一刻明月，等那差人回来同

行，岂不省事。为啥要这么着急呢？”

忽见前面有个小童，一跳一跳的来了。正想找他问个路，径走到面前，原来就是周小二子。这周小二子是本宅东头一个小户人家的娃子，前两个月吊死了的。老残看见他是个熟人，心里一喜，喊道：“你不是周小二子吗？”那周小二子抬头一看，说：“你不是铁二老爷吗？你怎么到这里来？”老残便将刚才情形告诉说了一遍。周小二子道：“你老人家真是怪脾气。别人家赖着不肯死，你老人家着急要死，真是稀罕！你老人家此刻打算怎样呢？”老残道：“我要见阎罗王，认不得路。你送我去好不好？”周小二子道：“阎罗王宫门我进不去，我送你到宫门口罢！”老残道：“就是这么办，很好。”说着，不消费力，已到了阎罗王宫门口了。周小二子说道：“你老人家由这东角门进去罢。”老残道：“费你的心，我没有带着钱，对不住你。”周小二子道：“不要钱，不要钱。”又一跳一跳的去了。

老残进了东角门，约有半里多路，到了二门，不见一个人。又进了二门，心里想道：“直往里跑也不是个事。”又走有半里多路，见是个殿门，不敢造次，心想：“等有个人出来再讲。”却见东边朝房里走出一个人来。老残便迎了上去。只见那人倒先作了个揖，口中说道：“补翁，久违的很了。”老残仔细一看，见这人有五十多岁，八字黑须，穿了一件天青马褂，仿佛是呢的，下边二蓝夹袍子。满面笑容问道：“阁下何以至此？”老残把差人传讯的话说了一遍。那人道：“差人原是个好意，不想你老兄这等性急，先跑得来了，没法只好还请外边去散步一回罢。此刻是五神问案的时候，专讯问那些造恶犯罪的人呢。像你老兄这起案子，是个人命牵连，与你毫不相干。不过被告一口咬定，须要老兄到一到案就了结的。请出去游玩游玩，到时候我自来奉请。”

老残道了“费心”，径出二门之外，随意散步。走到西角门内，看西面有株大树，约有一丈多的围圆，仿佛有一个人立在树下。心里想走上前去同他谈谈，这人想必也是个无聊的人。及至走到跟前一看，原来是个极熟的人。这人姓梁名海舟，是前一个月死的。老残见了不觉大喜，喊道：“海舟兄，你在这里吗？”上前作了一个揖。那梁海舟回了半个揖。

老残道：“前月分手，我想总有好几十年不得见面，谁想不过一个月，竟又会晤了，可见我们两人是有缘分。只是怎样你到今还在这里呢？我不懂的很

。”那梁海舟一脸的惨淡颜色，慢腾腾的答道：“案子没有定。”老残道：“你有甚么案子？怎会耽搁许久？”梁海舟道：“其实也不算甚事，欠命的命已还，那还有余罪吗？只是鞫葛的了不得。幸喜我们五弟替了个人情，大约今天一堂可以定了。你是甚么案子来的？”老残道：“我也不晓得呢。适才里面有个黑须子老头儿对我说，没有甚么事，一堂就可以了案的。只是我不明白，你老五不是还活着没有死吗，怎会替你托人情呢？”梁海舟道：“他来有何用，他是托了一个有道的人来解散的。”老残点头道：“可见还是道比钱有用。你想，你虽不算富，也还有几十万银子家私，到如今一个也带不来。倒是我们没钱的人痛快，活着双肩承一喙，死后一喙领双肩，歇耗不了本钱，岂不是妙。我且问你：既是你也是今天可以了案的，案了之后，你打甚么主意？”梁海舟道：“我没有甚么主意，你有甚么主意吗？”

老残道：“有，有，有。我想人生在世是件最苦的事情，既已老天大赦，放我们做了鬼。这鬼有五乐，我说给你听：一不要吃；二不要穿；三没有家累；四行路便当，要快顷刻千里，要慢蹲在那里，三年也没人管你；五不怕寒热，虽到北冰洋也冻不着我，到南海赤道底下也热不着我。有此五乐，何事不可为？我的主意，今天案子结了，我就过江。先游天台、雁宕，随后由福建到广东看五岭的形势，访大庾岭的梅花。再到桂林去看青绿山水。上峨嵋。上北顺太行转到西岳，小住几天，回到中岳嵩山。玩个够转回家来，看看家里人从我死后是个甚么光景，托个梦劝他们不要悲伤。然后放开脚步子来，过瀚海，上昆仑，在昆仑山顶上最高的所在结个茅屋，住两年再打主意。一个人却也稍嫌寂寞，你同我结了伴儿好不好？”梁海舟只是摇头说：“做不到，做不到。”

老残以为他一定乐从，所以说得十分兴高采烈。看他连连摇头，心里发急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正糊涂！生前被几两银子压的气也喘不得一口，焦思极虑的盘算，我劝了你多回决不肯听；今日死了，半个钱也带不来。好容易案子已了，还不应该快活快活吗？难道你还去想小九九的算盘吗？”只见那梁海舟也发了急，皱着眉头瞪着眼睛说道：“你才直下糊涂呢。你知道银子是带不来的，你可知道罪孽是带得来的罢！银子留下给别人用，罪孽自己带来消受。我才说是这一案欠命的案定了，还有别的案子呢！我知道哪一天是了期？像你这快活老儿，吃了灯草灰，放轻巧屁哩！”老残见他十分着急，知他心中有无数的懊恼，又看他面色惨白，心里也替他难受，就不便说下去了。

正在默然，只见那黑须老头儿在老远的东边招手，老残慌忙去了，走到老头儿面前。老头儿已戴上了大帽子，却还是马褂子。心里说道：“原来阴间也是本朝服饰。”随那老头儿进了宫门，却仍是走东角门进。大甬道也是石头铺的，与阳间宫殿一般，似乎还要大些。走尽甬道，朝西拐弯就是丹墀了。上丹墀仿佛是十级。走到殿门中间，却又是五级。进了殿门，却偏西边走约有十几丈远，又是一层台子。从西面阶级上去，见这台子也是三道阶路。上了阶，就看见阎罗天子坐在正中公案上，头上戴的冕旒，身上着的古衣冠，白面黑须，于十分庄严中却带几分和蔼气象。离公案约有一丈远的光景，那老者用手一指，老残明白是叫他在此行礼了，就跪下匍匐在地。看那老者立在公案西首，手中捧了许多簿子。

只见阎罗天子启口问道：“你是铁英吗？”老残答道：“是。”阎罗又问：“你在阳间犯的何罪过？”老残说：“不知道犯何罪过。”阎罗说：“岂有个自己犯罪自己不知道呢？”老残道：“我自己见到是有罪过的事，自然不做。凡所做的皆自以为无罪的事。况且阳间有阳间律例，阴间有阴间的律例。阳间的律例，颁行天下，但凡稍知自爱的，皆要读过一两遍，所以干犯国法的事没有做过。至于阴间的律例，世上既没有颁行的专书，所以人也无从趋避，只好凭着良心做去。但觉得无损于人，也就听他去了。所以陛下问我有何罪过，自己不能知道，请按律定罪便了。”阎罗道：“阴律虽无颁行专书，然大概与阳律仿佛。其比阳律加密之处，大概佛经上已经三令五申的了。”老残道：“若照佛家戒经科罪，某某之罪恐怕擢发难数”了。阎罗天子道：“也不见得。我且问你，犯杀律吗？”老残道：“犯。既非和尚，自然茹荤。虽未擅宰牛羊，然鸡鸭鱼虾，总计一生所杀，不计其数。”阎罗颌之。又问：“犯盗律否？”答曰：“犯。一生罪业，惟盗戒最轻。然登山摘果，涉水采莲，为物虽微，究竟有主之物，不得谓非盗。”又问：“犯淫律否？”答曰：“犯。长年作客，未免无聊，舞榭歌台，眠花宿柳，阅人亦多。”阎罗又问口、意等业，一一对答已毕。每问一事，那老者即举簿呈阅一次。

问完之后，只见阎罗回顾后面说了两句话，听不清楚。却见座旁走下一个人来，也同那老者一样的装束，走至老残面前说：“请你起来。”老残便立起身来。那人低声道：“随我来。”遂走公案前绕至西，距宝座不远，傍边有无数的小椅子，排有三四层，看着仿佛像那看马戏的起码坐位差不多，只是都已有人坐在上面，惟最下一层空着七八张椅子。那人对老残道：“请你在这里坐。”

老残坐下，看那西面也是这个样子，人已坐满了。仔细看那坐上的人，煞是奇怪。男男女女参差乱坐，还不算奇。有穿朝衣朝帽的，有穿蓝布棉袄裤的，还有光脊梁的；也有和尚，也有道士；也有极鲜明的衣服，也有极破烂的衣服，男女皆同。只是穿官服的少，不过一二人，倒是不三不四的人多。最奇第二排中间，一个穿朝服旁边椅子上，就坐了光脊梁赤脚的，只穿了一条蓝布单裤子。点算西首五排，人大概在一百名上下。却看阎罗王宝座后面，却站了有六七十人的光景，一半男，一半女。男的都是袍子马褂，靴子大帽子，大概都是水晶顶子花翎居多，也有蓝顶子的，一两个而已。女的却都是宫装。最奇者，这么多的男男女女立站后面，都泥塑木雕的相仿，没有一人言笑，也无一人左右顾盼。

老残正在观看，忽听他那旁坐的低低问道：“你贵姓呀！”老残回头一看，原来也是一个穿蓝布棉袄裤的，却有了雪白的下须，大约是七八十岁的人了，满面笑容。老残也低低答道：“我姓铁呀。”那老翁又道：“你是善人呀。”老残戏答道：“我不是善人呀。”那老者道：“凡我们能坐小椅子的，都是善人。只是善有大小，姻缘有远近。我刚才看见西边走了一位去做城隍了，又有两位投生富贵家去了。”老残问道：“这一堆子里有成仙成佛的没有？”那老翁道：“我不晓得，你等着罢，有了，我们总看得见的。”

正说话间，只见殿庭窗格也看不见了，面前丹墀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，仿佛一片敞地，又像演武厅似的。那老翁附着老残耳朵说道：‘五神问案了。’当时看见殿前排了五把椅子，五张公案。每张公案面前，有一个差役站班，同知县衙门坐堂的样子仿佛。当真每个公堂面前，有一个牛头，一个马面，手里俱拿着狼牙棒。又有五六个差役似的，手里也拿着狼牙棒。怎样叫做狼牙棒？一根长棒，比齐眉棒稍微长些，上头有个骨朵，有一尺多长，茶碗口粗，四面团团转都是小刀子如狼牙一般。那小刀子约一寸长三四分宽，直站在骨朵上。那老翁对老残道：“你看，五神问案凄惨得很！算计起来，世间人何必作恶，无非为了财色两途，色呢，只图了片时的快活；财呢，都是为人忙，死后一个也带不走。徒然受这狼牙棒的苦楚，真是不值。”

说着，只见有五个古衣冠的人从后面出来，其面貌真是凶恶异常。那殿前本是天清地朗的，等到五神各人上了公座，立刻毒雾愁云，把个殿门全遮住了，五神公座前面，约略还看得见些儿，再往前便看不见了。隐隐之中，仿佛听

见无数啼哭之声似的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续第八回 血肉飞腥油锅炼骨 语言积恶石磨研魂

话说老残在那森罗宝殿上面，看那殿前五神问案。只见毒雾愁云里，靠东的那一个神位面前，阿旁牵上一个人来。看官，你道怎样叫做阿旁。凡地狱处治恶鬼的差役，总名都叫做阿旁。这是佛经上的名词，仿佛现在借留学生为名的，都自称四百兆主人翁一样的道理。闲话少讲。却说那阿旁牵上一个人来，稍长大汉，一脸的横肉，穿了一件蓝布大褂，雄赳赳的牵到案前跪下。上面不知问了几句什么话，距离的稍远，所以听不见。只远远的看见几个阿旁上来，将这大汉牵下去。距公案约有两丈多远，地上钉了一个大木桩，桩上有个大铁环。阿旁将这大汉的辫子从那铁环里穿过去收紧了，把辫子在木桩上缠了有几十道，拴得铁结实。也不剥去衣服。只见两旁凡拿骨朵锤、狼牙棒的一齐下手乱打，如同雨点一般。看那大汉疼痛的乱跄。起初几下子，打得那大汉脚跄起直竖上去，两脚朝天，因为辫子拴在木桩上，所以头离不了地，身子却四面乱摔，跄上去，落下来，跄上去，落下来，几跄之后，就跄不高。落下来的时候，那狼牙棒乱打。看那两丈围圆地方，血肉纷纷落，如下血肉的雹子一样；中间夹着破衣片子，像蝴蝶一样的飘。皮肉分两沉重，落得快，衣服片分两轻，落的慢，看着十分可惨。

老残座旁那个老者在那里落泪，低低对老残说道：“这些人在世上时，我也劝道许多，总不肯信。今日到了这个光景，不要说受苦的人，就是我们旁观的都受不得。”老残说：“可不是呢！我直不忍再往下看了。”嘴说不忍望下看，心里又不放心这个犯人，还要偷着去看看。只见那个人已不大会动了，身上肉都飞尽，只剩了个通红的骨头架子；虽不甚动，那手脚还有点一抽一抽的。老残也低低的对那老者道：“你看，还没有死透呢，手足还有抽动，是还知道痛呢！”那老者擦着眼泪说道：“阴间哪得会死，迟一刻还要叫他受罪呢！”

再看时，只见阿旁将木桩上辫子解下，将来搬到殿下去。再看殿脚下不知几时安上了一个油锅。那油锅扁扁的形式，有五六丈围圆，不过三四尺高，底下一个炉子，倒有一丈一二尺高；火门有四五尺高；三只脚架住铁锅，那炉口里火穿出来比锅口还要高二三尺呢。看那锅里油滚起来也高出油锅，同日本的富士山一样；那四边油往下注如瀑布一般。看着几个阿旁，将那大汉的骨头架子抬到火炉面前，用铁叉叉起来送上去。那火炉旁边也有几个阿旁，站在高台子上，用叉来接，接过去往油锅里一送。谁知那骨头架子到油锅里又会乱跄

起来，溅得油点子往锅外乱洒。那站在锅旁的几个阿旁，也怕油点子溅到身上，用一块似布非布的东西遮住脸面。约有一二分钟的工夫，见那人骨架子，随着沸油上下，渐渐的颜色发白了。见那阿旁朝锅里看，仿佛到了时候了，将铁叉到锅里将那人骨架子挑出，往锅外地上一摔。又见那五神案前有四五个男男女女在那里审问，大约是对质的样子。老残扭过脸对那老者道：“我实在不忍再往下看了。”

那老者方要答话，只见阎罗天子回面对老残道：“铁英，你上来，我同你说话。”老残慌忙立起，走上前去。见那宝座旁边，还有两层阶级，就紧在阎罗王的宝座旁边，才知阎罗王身体甚高，坐在椅子上，老残立在旁边，头才同他的肩膊相齐，似乎还要低点子。那阎罗王低下头来，同老残说道：“刚才你看那油锅的刑法，以为很惨了吗？那是最轻的了，比那重的多着呢！”老残道：“我不懂阴曹地府为什么要用这么重的刑法，以陛下之权力，难道就不能改轻了吗？臣该万死，臣以为就用如此重刑，就该叫世人看一看，也可以少犯一二。却又阴阳隔绝，未免有点不教而杀的意思吧。”阎罗王微笑了一笑说：“你的戆直性情倒还没有变哪！我对你说，阴曹用重刑，有阴曹不得已之苦衷。你想，我们的总理是地藏王菩萨。本来发了洪誓大愿，要度尽地狱，然后成佛。至今多少年了，毫无成效。以地藏王菩萨的慈悲，难道不想减轻吗？也是出于无可奈何！我再把阴世重刑的原委告诉你。第一你须知道，人身性上分善恶两根，都是历一劫增长几倍的。若善根发动，一世里立住了脚，下一世便长几倍，历世既多，以致于成就了圣贤仙佛。恶根亦然，历一世亦长几倍。可知增长了善根便救世，增长了恶根便害世。可知害世容易救世难。譬如一人放火，能烧几百间屋；一人救火，连一间屋也不能救。又如黄河大汛的时候，一个人决堤，可以害几十万人；一人防堤，可不过保全这几丈地不决堤，与全局关系甚小。所以阴间刑法，都为炮炼着去他的恶性的。就连这样重刑，人的恶性还去不尽，初生时很小，一入世途，就一天一天的发达起来。再要刑法加重，于心不忍，然而人心因此江河日下。现在阴曹正在提议这事，目下就有个万不得了的事情，我说给你听，先指给你看。”

说着，向那前面一指。只见那毒雾愁云里面，仿佛开了一个大圆门似的，一眼看去，有十几里远，其间有个大广厂，厂上都是列的大磨子，排一排二的数不出数目来。那磨子大约有三丈多高，磨子下面旁边堆着无数的人，都是用绳子捆缚得像寒菜把子一样的。磨子上头站着许多的阿旁，磨子下面也有许多的阿旁，拿一个人往上一摔，磨上阿旁双手接住，如北方瓦匠摔瓦，拿一壮

几十片瓦往上一摔，屋上瓦匠接住，从未错过一次。此处阿旁也是这样。磨子上的阿旁接住了人，就头朝下把人往磨眼里一填，两三转就看不见了。底下的阿旁再摔一个上去。只见磨子旁边血肉同酱一样往下流注，当中一星星白的是骨头粉子。

老残看着约摸有一分钟时的工夫，已经四五个人磨碎了。像这样的磨子不计其数。心里想道：“一分钟磨四五个人，一刻钟岂不要磨上百个人吗？这么无数的磨子，若详细算起来，四百兆人也不够磨几天的。”心里这么想，谁知阎罗王倒已经知道了，说道：“你疑惑一个人只磨一回就完了吗？磨过之后，风吹还原，再磨第二回。一个人不定磨多少回呢！看他积的罪恶有多少，定磨的次数。”老残说：“是犯了何等罪恶，应该受此重刑？”阎罗王道：“只是口过。”老残大惊，心里想道：“口过痛痒的事，为什么要定这样重的罪呢？”其时阎罗王早将手指收回，面前仍是云雾遮住，看不见大磨子了。阎罗王又已知道老残心中所说的话，便道：“你心中以为口过是轻罪吗？为的人人都这么想，所以犯罪人多了。若有人把这道理说给人听，或者世间有点惊惧，我们阴曹少作点难，也是个莫大号功德。”老残心里想道：“倘若我得回阳，我倒愿意广对人讲；只是口过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罪，我到底不明白。”

阎罗王道：“方才我问你杀、盗、淫这事，不但你不算犯什么大罪，有些功德就可以抵过去的。即是寻常但凡明白点道理的人，也都不至于犯着这罪，惟这口过，大家都没有仔细想一想。倘若仔细一想，就知道这罪比什么罪都大，除却逆伦，就数他最大了。我先讲杀字律。我问你，杀人只能杀一个吧！阳律上还要抵命。即使逃了阳律，阴律上也只照杀一个人的罪定狱。若是口过呢，往往一句话就能把这一个人杀了，甚而至于一句话能断送一家子的性命。若杀一个人，照一命科罪。若害一家子人，照杀一家子几口的科罪。至于盗字律呢，盗人财帛罪小，盗人名誉罪大，毁人名誉罪更大。毁人名誉的这个罪为甚么更大呢？因世界上的大劫数，大概都从这里起的。毁人名誉的人多，这世界就成了皂白不分的世界了。世界既不分皂白，则好人日少，恶人日多，必至把世界酿得人种绝灭而后已。故阴曹恨这一种人最甚，不但磨他几十百次，还要送他到各种地狱里去叫他受罪呢！你想这一种人，他断不肯做一点好事的。他心里说，人做的好事，他用巧言既可说成坏事；他自己做坏事，也可以用巧言说成好事，所以放肆无忌惮的无恶不作了。这也是口过里一大宗。又如淫字律呢，淫本无甚罪，罪在坏人名节。若以男女交媾谓之淫，倘人夫妻之间，日日交媾，也能算得有罪吗？所以古人下个淫字，也有道理。若当真的漫无

节制，虽然无罪，身体即要衰弱了。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若任意毁伤，在那不孝里耽了一分罪去哩。若有节制，便一毫罪都没有的。若不是自己妻妾，就科损人名节的罪了。要知苟合的事也不甚容易，不比随意撒谎便当。若随口造谣损人名节呢，其罪与坏人名节相等。若听旁人无稽之言随便传说，其罪减造谣者一等。可知这样损人名节，比实做损人名节的事容易得多，故统算一生积聚起来，也就很重的了。又有一种图与女人游戏，发生无根之议论，使女人不重名节，致有失身等事，虽非此人坏其名节，亦与坏人名节同罪。因其所以失节之因，误信此人游谈所致故也。若挑唆是非，使人家不和睦，甚至使人抑郁以死，其罪比杀人加一等。何以故呢？因受人挫折抑郁以死，其苦比一刀杀死者其受苦犹多也。其他细微曲折之事，非一时间能说得尽的，能照此类推，就容易明白了。你试想一人在世数十年间，积算起来，应该怎样科罪呢？”

老残一想，所说实有至理，不觉浑身寒毛都竖起来，心里想道：“我自己的口过，不知积算起来该怎样呢？”阎罗王又知道了，说：“口过人人都不免的，但看犯大关节不犯，如不犯以上所说各大关节，言语亦有功德，可以口德相抵。可知口过之罪既如此重，口德之功亦不可思议。如人能广说与人有益之事，天上酬功之典亦甚隆也。比如《金刚经》说：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七宝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，得福多否？须菩提言甚多，世尊。佛告须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于此经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，而此福德胜前福德。这是佛经上的话，佛岂肯骗人。要知‘受持’二字很着力的，言人能自己受持，又向人说，福德之大，至比于无量数之恒河所有之沙的七宝布施还多。以比例法算口过，可知人自身实行恶业，又向人演说，其罪亦比恒河中所有沙之罪过还重。以此推之，你就知道天堂地狱功罪是一样的算法。若人于儒经、道经受持奉行，为他人说，其福德也是这样。”老残点头会意。阎罗王回头向他侍从人说：“你送他到东院去。”

老残随了此人，下了台子。往后走出后殿门，再往东行过了两重院子，到了一处小小一个院落，上面三间屋子。那人引进这屋子的客堂，揭开西间门帘，进内说了两句话，只见里面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人，见面作了个揖说：“请屋里坐。”那送来的人，便抽身去了。老残进屋说：“请教贵姓？”那人说：“姓顾名思义。”顾君让老残桌子里面坐下，他自己却坐桌子外面靠门的一边。桌上也是纸墨笔砚，并堆着无穷的公牒。他说：“补翁，请宽坐一刻，兄弟手下且把这件公事办好。”笔不停挥的办完，交与一个公差去了。却向老残道：“一向久仰的很。”老残连声谦逊道：“不敢。”顾君道：“今日敝东请

阁下吃饭，说公事忙，不克亲陪，叫兄弟奉陪，多饮几杯。”彼此又说了许多客气话，不必赘述。

老残问道：“阁下公事忙的很，此处有几位同事？”顾君道：“五百余人。”老残道：“如此其多？”顾君道：“我们是幕友，还有外面办事的书吏一万多人呢！”老残道：“公牍如此多，贵东一人问案来得及吗？”顾君道：“敝东亲询案，千万中之一二；寻常案件，均归五神讯办。”老残道：“五神也只五人，何以足用？”顾君道：“五神者，五位一班，不知道多少个五位呢，连兄弟也不知底细，大概也是分着省分的吧。如兄弟所管，就是江南省的事，其管别省事的朋友，没有会过面的很多呢，即是同管江南省事的，还有不曾识面的呢！”老残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顾君道：“今日吃饭共是四位，三位是投生的，惟有阁下是回府的。请问尊意，在饭后即回去，还是稍微游玩游玩呢？”老残道：“倘若游玩些时，还回得去吗？”顾君道：“不为外物所诱，总回得去的。只要性定，一念动时便回去了。”老残道：“既是如此，鄙人还要考察一番地府里的风景，还望阁下保护，勿令游魂不返，就感激的很了。”顾君道：“只管放心，不妨事的。但是有一事奉告，席间之酒，万不可饮。至嘱至嘱！就是街上游玩去，沽酒市脯也断不可吃呢！”老残道：“谨记指教。”

少时，外间人来说：“席摆齐了，请师爷示，还请哪几位？”听他说了几个名字，只见一刻人已来齐。顾君让老残到外间，见有七八位，一一作揖相见毕。顾君执壶，一座二座三座俱已让过，方让老残坐了第四座。老残说：“让别位吧！”顾君说：“这都是我们同事了。”入座之后，看桌上摆得满桌都是碟子，青红紫绿都有，却认不出是什么东西。看顾君一径让那三位吃酒，用大碗不住价灌，片刻工夫都大醉了。席也散了。看着顾君吩咐家人将三位扶到东边那间屋里去，回头向老残道：“阁下可以同进去看看。”原来这间屋内，尽是大床。看着把三人每人扶在一张床上睡下，用一个大被单连头带脚都盖了下去，一面着人在被单外面拍了两三秒钟工夫，三个人都没有了。看人将被单揭起，仍是一张空床。老残诧异，低声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刑法？”顾君道：“不是刑法，此三人已经在那里‘呱呱’价啼哭了。”老残道：“三人投生，断非一处，何以在这一间屋里拍着，就会到那里去呢？”顾君道：“阴阳妙理，非阁下所能知的多着呢！弟有事不能久陪，阁下愿意出游，我着人送去何如？”老残道：“费心感甚。”顾君吩咐从人送去，只见一人上来答应一声“是”。老残作揖告辞，兼说谢谢酒饭。顾君送出堂门说：“恕不送了。”

那家人引着老残，方下台阶，不知怎样一恍，就到了一个极大的街市，人烟稠密，车马往来，击毂摩肩。正要问那引路的人是甚么地方，谁知那引路的人，也不知道何时去了，四面寻找，竟寻不着。心里想道：“这可糟了，我此刻岂不成了野鬼了吗？”然而却也无法，只好信步闲行。看那市面上，与阳世毫无分别。各店铺也是悬着各色的招牌，也有金字的，白字的，黑字的；房屋也是高低大小，所售不齐。只是天色与阳间差别，总觉暗沉沉的。老残走了两条大街，心里说何不到小巷去看看，又穿了两三条小巷，信步走去，不觉走到一个巷子里面。看见一个小户人家，门口一个少年妇人，在杂货担子买东西。老残尚未留心，只见那妇人抬起头来，对着老残看了一眼，口中喊道：“你不是铁二哥哥吗？你怎样到这里来的？”慌忙把买东西的钱付了，说：“二哥哥，请家里坐吧。”老残看着十分面熟，只想不起来她是谁来，只好随她进去，再作道理。毕竟此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续第九回 德业积成阴世富 善缘发动化身香

话说老残正在小巷中瞻望，忽见一个少年妇人将他叫住，看来十分面善，只是想不起来，只好随她进去。原来这家仅有两间楼房，外面是客厅，里间便是卧房了。老残进了客屋，彼此行礼坐下，仔细一看，问道：“你可是石家妹妹不是？”那妇人道：“是呀！二哥你竟认不得我了！相别本也有了十年，无怪你记不得了。还记当年在扬州，二哥哥来了，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不喜欢。那时我们姐妹们同居的四五个人，都未出阁。谁知不到五年，嫁的嫁，死的死，五分七散。回想起来，怎不叫人伤心呢！”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。老残道：“噯！当年石婶娘见我去，同亲侄儿一般待我。谁知我上北方去了几年，起初听说妹妹你出阁了，不道一二年，又听你去世了，又一二年，听说石婶娘也去世了。回想人在世间，真如做梦一般，一醒之后，梦中光景全不相干，岂不可叹！当初亲戚故旧，一个一个的，听说前后死去，都有许多伤感，现在不知不觉的我也死了，凄凄惶惶的，我也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是好。今日见着妹妹，真如见着至亲骨肉一般。不知妹妹现在是同婶婶一块儿住不是？不知妹妹见着我的父亲母亲没有？”石姑娘道：“我哪里能见着伯父伯母呢？我想伯父伯母的为人，想必早已上了天了，岂是我们鬼世界的人所能得见呢！就是我的父母，我也没有见着，听说在四川呢。究竟怎样也不得知，真是凄惨。”老残道：“然则妹妹一个人住在这里吗？”石姑娘脸一红，说道：“惭愧死人，我现在阴间又嫁了一回了。我现在的丈夫是个小神道，只是脾气非常暴虐，开口便骂，举手便打，忍辱万分，却也没一点指望。”说着说着，那泪便点点滴滴的下来。

老残道：“你何以要嫁的呢？”石姑娘道：“你想我死的时候，才十九岁，幸尚还没有犯甚么罪，阎王那里只过了一堂，就放我自由了。只是我虽然自由，一个少年女人，上哪里去呢？我婆家的翁姑找不着，我娘家的父母找不着，叫我上哪里去呢？打听别人，据说凡生产过儿女的，婆家才有人来接，不曾生产过的，婆家就不算这个人了。若是同丈夫情义好的，丈夫有系念之情，婆家也有人来接，将来继配生子，一样的祭祀。这虽然无后，尚不至于冻馁。你想我那阳间的丈夫，自己先不成个人，连他父母听说也做了野鬼，都不得着他的一点祭祀。况夫妻情义，更如风马牛不相干了。总之，人凡做了女身，第一须嫁个有德行的人家，不拘怎样都是享福的。停一会我指给你看，那西山脚下一大房子有几百间，仆婢如云，何等快乐。在阳间时不过一个穷秀才，一年挣不上百十吊钱。只为其人好善，又孝顺父母，到阴间就这等阔气。其实还不是大孝呢！若大孝的人，早已上天了，我们想看一眼都看着呢。女人若嫁了没有德行的人家，就可怕的很。若跟着他家的行为去做，便下了地狱，更苦不可耐，像我已经算不幸之幸了。若在没德行的人家，自己知道修积，其成就的比有德行人家的成就还要大得多呢。只是当年在阳世时不知这些道理，到了阴间虽然知道，已不中用了。然而今天碰见二哥哥，却又是万分庆幸的事。只盼望你回阳后努力修为，倘若你成了道，我也可以脱离苦海了。”

老残道：“这话奇了。我目下也是个鬼，同你一样，我如何能还阳呢？即使还阳，我又知道怎修积！即使知道修积，侥幸成了道，又与你有甚么相干呢？”石姑娘道：“一夫得道，九族升天。我不在你九族内吗？那时连我爹妈都要见面哩！”老残道：“我听说一夫得道，九祖升天。那有个九族升天之说吗？”石姑娘道：“九祖升天，即是九族升天。九祖享大福，九族亦蒙少惠，看亲戚远近的分别。但是九族之内，如已下地狱者，不能得益。像我们本来无罪者，一定可以蒙福哩！”老残道：“不要说成道是难极的事，就是还阳恐怕也不易罢！”石姑娘道：“我看你一身的生气，决不是个鬼，一定要还阳的。但是将来上天，莫忘了我苦海中人，幸甚幸甚。”老残道：“那个自然。只是我现在有许多事要请教于你。鬼住的是什么地方？人说在坟墓里，我看这街市同阳间一样，断不是坟墓可知。”石姑娘道：“你请出来，我说给你听。”

两人便出了大门。石姑娘便指那空中仿佛像黄云似的所在，说道：“你见这上头了没有？那就是你们的地皮。这脚下踩的，是我们的地皮。阴阳不同天，更不同地呢！再下一层，是鬼死为甿的地方。鬼到人世去会作祟，甿到鬼世

来亦会作祟。鬼怕饗，比人怕鬼还要怕得凶呢！”老残道：“鬼与人既不同地，鬼何以能到人世呢？”石姑娘道：“俗语常言，鬼行地中，如鱼行水中；鬼不见地，亦如鱼不见水。你此刻即在地中，你见有地吗？”老残道：“我只见脚下有地，难道这空中都是地吗？”石姑娘道：“可不是呢！我且给凭据你看。”便手搀着老残的手道：“我同你去看你们的地去。”仿佛像把身子往上一攒似的，早已立在空中，原来要东就东，要西就西，颇为有趣。便极力往上游去。石姑娘指道：“你看，上边就是你们的地皮了。你看，有几个人在那里化纸呢。”

看那人世地皮上人，仿佛站在玻璃板上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只见那上边有三个人正化纸钱，化过的，便一串一串挂下来了。其下有八九个鬼在那里抢纸钱。老残问道：“这是件甚事？”石姑娘道：“这三人化纸，一定是其家死了人，化给死人的。那死人有罪，被鬼差拘了去，得不着，所以都被这些野鬼抢了去了。”老残道：“我正要请教，这阳间的所化纸钱银锭子，果有用吗？”石姑娘说：“自然有用，鬼全靠这个。”老残道：“我问你，各省风俗不同，银钱纸锭亦都不同，到底哪一省行的是靠得住的呢？”石姑娘道：“都是一样，哪一省行甚么纸钱，哪一省鬼就用甚么纸钱。”老残道：“譬如我们遨游天下的人，逢时过节祭祖烧纸钱，或用家乡法子，或用本地法子，有妨碍没妨碍呢？”石姑娘道：“都无妨碍。譬如扬州人在福建做生意，得的钱都是烂板洋钱，汇到扬州就变成英洋，不过稍微折耗而已。北五省用银子，南京、芜湖用本洋，通汇起来还不是一样吗？阴世亦复如此，得了别省的钱，换作本省通用的钱，代了去便了。”

老残问道：“祭祀祖、父，能得否？”石姑娘道：“一定能得，但有分别。如子孙祭祀时念及祖、父，虽隔千里万里，祖、父立刻感应，立刻便来享受。如不当一回事，随便奉行故事，毫无感情，祖、父在阴间不能知觉，往往被野鬼抢去。所以孔圣人说‘祭如在’，就是这个原故。圣人能通幽明，所以制礼作乐，皆是极精微的道理。后人不肯深心体会，就失之愈远了。”老残又问：“阳间有烧房化库的事，有用没用呢？”石姑娘说：“有用。但是房子一事，不比银钱，可以随处变换。何处化的库房，即在何处，不能挪移。然有一个法子，也可以行。如化库时，底下填满芦席，莫教他着土，这房子化到阴间，就如船只一样，虽千里万里也牵得去。”老残点头道：“颇有至理。”

于是同回到家里，略坐一刻，可巧石姑娘的丈夫也就归来，见有男子在房

，怒目而视，问石姑娘这是何人？石姑娘大有齧觫之状，语言蹇涩。老残不耐烦，高声说道：“我姓铁，名叫铁补残，与石姑娘系表姊妹。今日从贵宅门口过，见我表妹在此，我遂入门问讯一切。我却不知阴曹规矩，亲戚准许相往来否？如其不许，则冒昧之罪在我，与石姑娘无涉。”那人听了，向了老残仔细看了一眼，说：“在下名折礼思，本系元朝人，在阴曹做了小官，于今五百余年了。原妻限满，转生山东去了，故又续娶令表妹为妻。不知先生惠顾，失礼甚多。先生大名，阳世虽不甚大，阴间久已如雷震耳。但风闻仙寿尚未满期，即满期亦不会闲散如此，究竟是何原故，乞略示一二。”老残道：“在下亦不知何故，闻系因一个人命牵连案件，被差人拘来。既自见了阎罗天子，却一句也不曾问到。原案究竟是哪一案，是何地何人何事。与我何干系，全不知道，甚为闷闷。”折礼思笑道：“阴间案件，不比阳世，先生一到，案情早已冰消瓦解，故无庸直询。但是既蒙惠顾，礼宜备酒馔款待，惟阴间酒食，大不利于生人，故不敢以相敬之意致害尊体。”老残道：“初次识荆，亦断不敢相扰。但既蒙不弃，有一事请教。仆此刻孤魂飘泊，无所依据，不知如何是好？”折礼思道：“阁下不是发愿要游览阴界吗？等到阁下游兴衰时，自然就返本还原了，此刻也不便深说。”又道：“舍下太狭隘，我们同到酒楼上热闹一霎儿罢！”

便约老残一同出了大门，老残问向哪方走，折礼思说：“我引路罢。”就前行拐了几个弯，走了三四条大街，行到一处，迎面有条大河，河边有座酒楼，灯烛辉煌，照耀如同白日。上得楼去，一间一间的雅座，如蜂窝一般。折礼思拣了一个座头入去，有个酒保送上菜单来。折公选了几样小菜，又命取花名册来。折公取得，递与老残说：“阁下最喜招致名花，请看阴世比阳间何如？”老残接过册子来惊道：“阴间何以亦有此事。仆未带钱来，不好相累。”折公道：“些小东道，尚做得起，请即挑选可也。”老残打开一看，既不是北方的金桂玉兰，又不是南方的宝宝媛媛，册上分着省份，写道某省某县某某氏。大惊不止，说道：“这不都是良家妇女吗？何以当着妓女！”折礼思道：“此事言之甚长。阴间本无妓女，系菩萨发大慈悲，所以想出这个法子。阴间的妓女，皆系阳间的命妇；罚充官妓的，却只入酒楼陪坐，不荐枕席，阴间亦有荐枕席的娼妓，那都是野鬼所为的事了。”老残问道：“阳间命妇，何以要罚充官妓呢？”折礼思道：“因其恶口咒骂所致。凡阳间咒骂人何事者，来生必命自受。如好咒骂人短命早死等，来世必夭折一度，或一岁而死，或两三岁而死。阳间妓女，本系前生犯罪之人，判令投生妓女，受辱受气，更受鞭扑等类种种苦楚。将苦楚受尽，也有即身享福的，也有来生享福的，惟罪重者

，一生受苦，无有快乐时候。若良家妇女，自己丈夫眠花宿柳，自己不能以贤德感化，令丈夫回心，却极口咒骂妓女，并咒骂丈夫；在被骂的一边，却消了许多罪，减去受苦的年限。如应该受十年苦的，被人咒骂得多，就减作九年或八年不等。而咒骂人的，一面咒骂得多了，阴律应判其来生投生妓女，一度亦受种种苦恼，以消其极口咒骂之罪。惟犯此过的太多，北方尚少，南方几至无人不犯，故菩萨慈悲，将其犯之轻者，以他别样口头功德抵销。若犯得重者，罚令在阴间充官妓若干年，满限以后往生他方，总看他咒骂的数目，定他充妓的年限。”

老残道：“人在阳间挟妓饮酒，甚至眠花宿柳，有罪没有？”折公道：“不能无罪，但是有可以抵销之罪耳。如饮酒茹荤，亦不能无罪，此等统谓之有可抵销之罪，故无大妨碍。”老残道：“既是阳间挟妓饮酒有罪，何以阴间又可以挟妓饮酒，岂倒反无罪耶？”折公道：“亦有微罪。所以每叫一局，出钱两千文，此钱即赎罪钱也。”老残道：“阳间叫局，也须出钱，所出之钱可算赎罪不算呢？”折公道：“也算也不算。何以谓之也算也不算？因出钱者算官罪，可以抵销；不出钱算私罪，不准抵销，与调戏良家妇女一样。所以叫做也算也不算。”老残道：“何以阳间出了钱还算可以抵销之公罪，而阴间出了钱即便抵销无罪，是何道理呢？”折公道：“阳间叫局，自然是狎褻的意思，阴间叫局则大不然。凡有钱之富鬼，不但好叫局，并且好多叫局。因官妓出局，每出一次局，抵销轻口咒骂一次。若出局多者，早早抵销清静，便可往生他方。所以阴间富翁喜多叫局，让他早早消罪的意思，系发于慈悲的念头，故无罪。不但无罪，且还有微功呢。所以有罪无罪，专争在这发念时也。若阳间为慈悲念上发动的，亦无余罪也。”老残点头叹息。

折公道：“讲了半天闲话，你还没有点人，到底叫谁呀？”老残随手指了一名。折公说：“不可不可！至少四名。”老残无法，又指了三名。折公亦拣了四名，交与酒保去了。不到两秒钟工夫，俱已来到。老残留心看去，个个容貌端丽，亦复画眉涂粉，艳服浓妆；虽强作欢笑，却另有一种阴冷之气，逼人肌肤，寒毛森森欲竖起来。坐了片刻各自散去。

折公付了钱钞，与老残出来，说：“我们去访一个朋友吧。”老残说：“甚好。”走了数十步，到了一家，竹篱茅舍，倒也幽雅。折公扣门，出来一个小童开门，让二人进去。进得大门，一个院落，上面三间敞厅。进得敞厅，觉桌椅条台，亦复布置得井井有条；墙上却无字画，三面粉壁，一抹光的

，只有西面壁上题着几行大字，字有茶碗口大。老残走上前去一看，原来是一首七律。写道：

野火难消寸草心，百年荏苒到如今。

墙根蚯蚓吹残笛，屋角鸱枭弄好音。

有酒有花春寂寂，无风无雨昼沉沉。

闲来曳杖秋郊外，重迭寒云万里深。

老残在墙上读诗，只听折礼思问那小童道：“你主人哪里去了！”小童答道：“今日是他的忌辰，他家曾孙祭奠他呢，他享受去了。”折礼思道：“那么回来还早呢，我们去吧。”老残又随折公出来。折公问老残上哪里去呢，老残道：“我不知道上哪里去。”折公凝了一凝神，忽然向老残身上闻了又闻，说：“我们回去，还到我们舍下坐坐吧。”

不到几时，已到折公家下。方进了门，石姑娘迎接上来，走至老残面前，用鼻子嗅了两嗅，眉开眼笑的说：“恭喜二哥哥！”折公道：“我本想同铁先生再游两处的，忽然闻着若有檀香味似的，我知道必是他身上发出来的，仔细一闻果然，所以我说赶紧回家吗。我们要沾好大的光呢！”石姑娘道：“可盼望出好日子来了。”折礼思说：“你看此刻香气又大得多了。”老残只是愣，说：“我不懂你们说的甚么话。”石姑娘说：“二哥哥，你自己闻闻看。”老残果然用鼻子嗅了嗅，觉得有股子檀香味，说：“你们烧檀香的吗？”石姑娘说：“阴间哪有檀香烧！要有檀香，早不在这里了。这是二哥哥你身上发出来的檀香，必是在阳间结得佛菩萨的善缘，此刻发动，顷刻你就要上西方极乐世界的。我们这里有你这位佛菩萨来一次，不晓得要受多少福呢！”

正在议论，只觉那香味越来得浓了，两间小楼忽然变成金阙银台一般。那折礼思夫妇衣服也变得华丽了，面目也变得光彩得多了。老残诧异不解何故，正欲询问，未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